

蕉風

半月刊

第三十七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

者 編..... 單菜的新張一
君 夢..... 病生
青 申..... 拜崇雄英談漫
光甫皇..... 天熱的帶熱
蒂 白..... 「平和與爭戰」薦推
桑 爰..... 畫漫的下筆岳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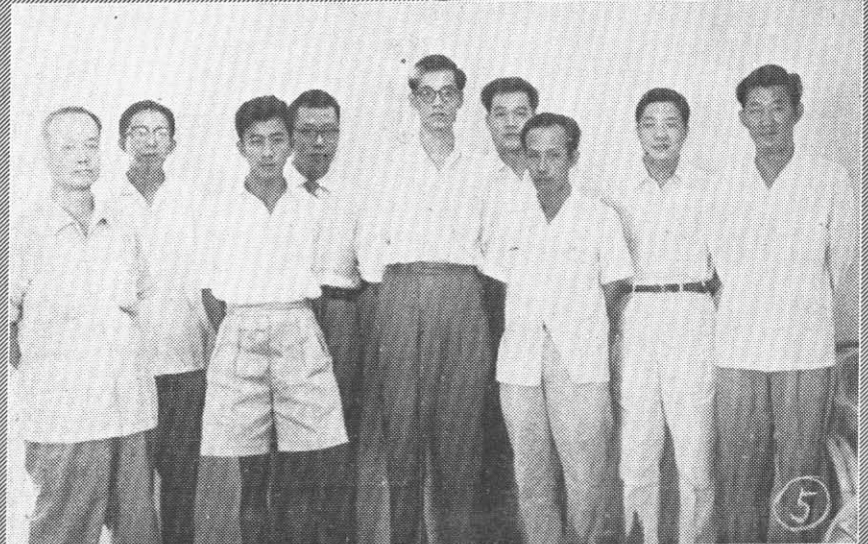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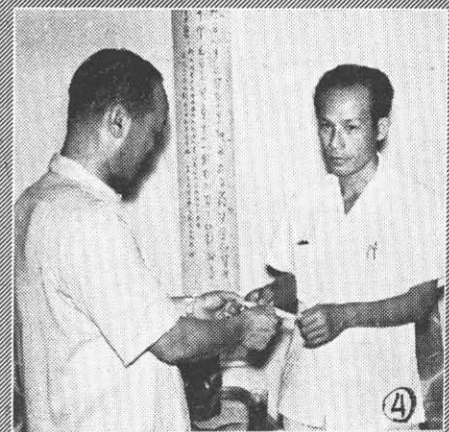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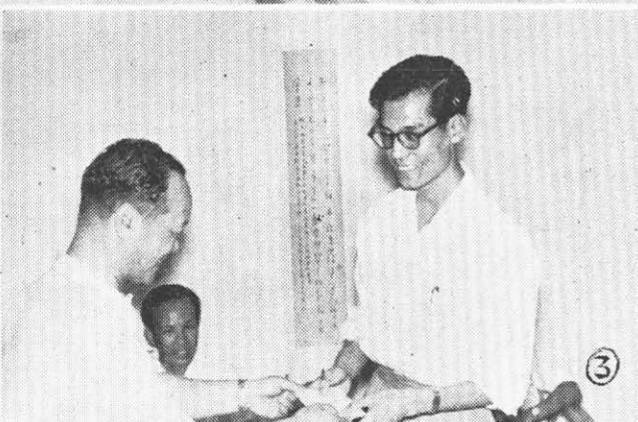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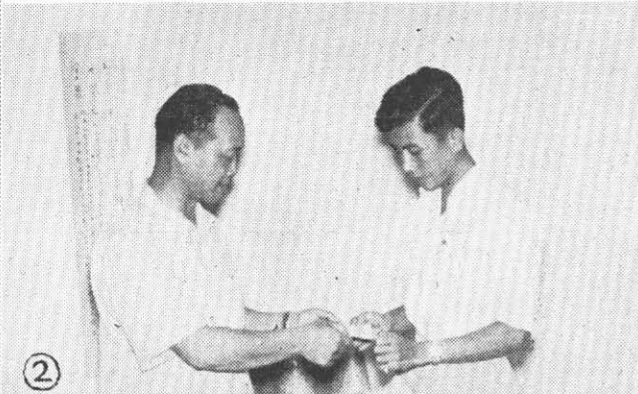


上恭何

(刻木) 舞疆邊

本
刊
小
說
徵
文
頒
獎

本刊第一次新年短篇小說徵文比賽業已結束，並於四月十九日下午三時在新加坡賢路五十三號A舉行頒獎，除第一名羅紀良君遠在怡保，係委託當地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經理李渭賢先生代發外，其餘各得獎人均依時前來，由本刊編委馬摩西先生一一頒授，儀式簡單而隆重。



明說片圖

- (一) 第一名羅紀良君領獎。
- (二) 第二名陳錦炳君領獎。
- (三) 第三名鄭權利君領獎。
- (四) 優異作品王明君領獎。
- (五) 各得獎人與本刊編委合影。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蕉風

半月刊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賢路五十三號A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電話：二八四七二

承印者：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81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469-A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電話：二二七三三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每月叻幣一元二角
全年：叻幣四元

本期目錄

一張新的菜單(卷首語).....	編者
萬里望.....	班登等
生病(小說徵文第二名).....	夢君
漫談英雄崇拜(蕉窗閒話).....	申青
亦莊亦諧的集愚集(新書評介).....	柯坎
賭博世家(小說).....	江陵
熱帶的熱天(散文).....	皇甫光
丘岳筆下的漫畫(漫畫人物).....	爰桑
推薦「戰爭與和平」(影評).....	白蒂
沈從文其人其事(文壇雜話).....	柳風
黑夜(現代佳作選).....	沈從文
文訊.....	本刊特輯

稿投迎歡 評批迎歡

一張新的菜單

寫在第四卷的卷首

· 編者 ·

世界在不停地進步，社會在不停地轉換，一個刊物也應隨着歲月躍進，不停地改進內容。本刊辦到現在，已經一個半年頭了。在這一半年內，我們這幾個手法拙劣的笨廚司，雖然沒有給顧客們製造出可口的菜色，但總算按時供應一月兩餐，從來沒有間斷。「蕉風」不敢誇稱是大眾的食糧，因為食糧不可一日中斷，中斷久了，人會餓死的。「蕉風」只可說是給諸君佐酒的幾味小菜，因為一份文藝刊物是不能希望人人必讀的。有了這幾味小菜，也許會使諸君的食慾大增，酒性振作，生活得更有趣味。至於小菜作得是否適口，咖厘粉是否加得多了些，則只有聽憑顧客的評價了。現在，我們為酬謝愛護本刊的讀者，趁這個四卷的開始，又增添了幾道菜色，來給大家調換調換胃口。

開菜館的每逢新菜應市，一定大肆宣傳。本刊新開了幾塊園地，也應該作番忠實的介紹，好使作者們按照新的菜單供給材料，讀者們按照新的菜單選擇所好。假如有人因此大快朵頤，則本廚司等會感到無上榮幸。下面是我們新的菜單：

一、萬里望——萬里望是馬來亞聯邦吡叻州境內的一個市鎮，距離怡保只有三哩。那裏除了星羅棋佈的錫鑛外，還以出產甜脆適口的花生名聞南洋。花生是三五知己在茶餘飯後談古論今時的零食，既不費錢，又富營養，誠大眾化的食品也。況且人們只有在走下講台，卸除了假面具時，才能顯露其真性情；只有在解下領帶，海闊天空地漫談時，才能免除顧忌。嘴裏嚼着馬來亞名產——萬里望花生，仰視天際作萬里之望，瓜棚小坐吐真情之言，不僅是人生一大快事；就是俚話俗言，當亦讀者所樂聞。故闢此欄，以饜諸位。

二、文壇雜話——想深刻地了解一篇名作，必先知作者生平，必從其生活細處着眼。傳記、年譜只能供給我們一些官冕堂皇的好資料，而不能親切地告訴我們作者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真人、怎樣的一個活人。對於歷代帝王、列國諸侯，我們只要知道那個是真龍下凡，那個是白虎轉世，便足够了。對於常賺我們眼淚的作家們，我們却不能了解得那樣膚淺。一個作者的早期作品常與其晚期作品不同，這與其生活環境的變遷和許多偶然的遭遇，有着密切的關係。知道了這些變化，會更能幫助我們欣賞一個作家的作品，和體會一個作家的當時創作衝動。文壇雜話就是把新文學運動以來許多活着的和死去的、遠在天邊的和近在眼前的、已經成名的作家和尚未成名的作者的一些故事、逸事、趣聞，編織成一副衆生相呈現給大家。

三、文訊——文壇動態、出版消息和作者近況，都是讀者們所想知道的。這一欄就是要把世界、東南亞、馬來亞、新加坡的文化新聞簡要的報導給讀者。本刊的一貫立場是反對偶像崇拜，我們實在不忍再見一些有血有肉、能說能笑的作家們，被有意無意的捧成聖人導師，推進祠堂裡供奉起來。死者已矣，孔老先生已經吃了千多年的冷豬肉，也許不覺肉麻了。一息尚存，還在吃飯睡覺，而生活在人間的作家們，其生活動態應該經常告訴讀者。同時也提醒那些慣於製造偶像的魔術家們，且慢濫加封號了，因為他們還在確確實實地活着。

四、現代佳作選——過去三卷，本刊一直在默默地作着馬來亞的文藝拓植工作，希望這顆嫩苗能在這熱帶的土地茁長開花。後來接到愛護本刊的讀者來信，說明一地的文化提高不能只靠關起門來埋首苦幹，也應該吸收外地的精華。我們誠懇地接受了這項建議，自本期起準備每兩期選一二篇比較成熟的作品，來供習作者觀摩學習。我們只把這篇幅看作是一些良好的肥料，更能助長當地文藝的豐收，並不影響原來的職志。

上述的菜單，只是我們在摸索中的一個新的試驗。至於是否合乎讀者胃口，還希望主顧們經常提出意見，好供我們隨時修正。本刊不是一間獨資經營的茶館，而是一間合作社。希望讀者們不只到這裏吃家常便飯，還能隨時增添幾味菜色。我們的園地絕對公開，盼望大家踴躍投稿，多多加菜。



約·法·三·章

- 一、舉凡耳聞目見的天下大事和街談巷議，皆可作為題材。
- 二、行文以幽默輕鬆為主，作到戲而不謔，切忌攻訐私人。
- 三、每條稿酬二元，可買萬里望花生米一斤。

據說市議會車輛委員會正在討論一項建議，要將「小號碼」車牌讓給「大人物」及不十分大的「大人物」的車輛。其實，「小號碼」的車牌，並不足以表示「大人物」與眾不同。最好是向汽車廠特製車輪來表示，規定最高專員用二十個車輪，總督用十六個車輪，各國代表及官委部長用八個車輪。至於民選部長、立法議員、市議員，則可以用沒有車輪的流線型華麗汽車，因為他們可以叫選民們抬着走，這才能表示「大人物」的「偉大」！（班登）

政府將施行立法，強制登記肺癆病人，這實在是非常罕見的一種奇異制度。

沒有經過醫生診斷，怎知他是一個肺癆病人？如經醫生診斷，他是一個肺癆病人，何必另行登記？

肺癆病人必須遵醫囑留醫院醫治抑或在家調養，並沒有濫用散播傳染病菌的「自由」。

難道強制登記後還有甚麼新花樣麼？如果還是叫病人遵醫囑留醫院醫治抑或在家調養，那又何必多此一舉！（班讓）

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的千金瑪格烈，下嫁丹尼爾為妻之後，現已有了一「愛情的果實」，料將於本年「七月流火」時候做「媽咪」。身為「準外公」的杜魯門先生，聆此喜訊之餘，乃笑語人曰：「如果我得一外孫，決不欲他取名杜魯門，那將使他一生喫虧；因為，我有一個侄兒取名杜魯門，便會受累不淺。」杜魯門先生最後加重語氣曰：「家裏出個總統，是世界上最壞的事！」

杜魯門先生之言，固為發洩滿腹幽怨，未可厚非。但是

「家裏出個總統，是世界上最壞的事」嗎？這却不見得百分之百的對。因為，直到目前為止，未作總統的想作總統，作了總統的一再連任，還想傳位於其子呢！（新客）

本坡婦女協會秘書波士特夫人會對記者談稱：「本坡最近曾有一男人同日與二女人結婚，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亦有一男子同一日娶二個妻子。此種不良風氣，殊不能讓其滋長。蓋本坡欲爭取自治與獨立，應確立一夫一妻制，廢除納妾制度，確立男女平等地位。」

誠然，在星加坡行將自治前夕，娥皇女英的婚姻方式已經不合時尚。奉勸婦女協會諸「公」繼續為提高女權努力奮鬥，除向各方大聲呼籲，要求修改本坡婚姻法外；還應發動貴會會員，假如不達目的，即可實行「罷嫁」。果如此，則不僅二女嫁一男的現象不會發生，即納妾制度亦將不廢而除矣！（男人）

林肯解放黑奴後，大批黑人回到非洲，在一八四七年成立了獨立的利比亞國。但是，這些在外國飽受歧視排斥的人，因為受過現代教育，竟回轉頭來歧視那些未開化的同胞。這種階級歧視的不合理現象，已害得該國總統杜布曼大傷腦筋。他正計劃把埃森霍那套禁止種族歧視的辦法搬來西非實行，以打破開化人與未開化人間的隔閡。

「受人氣者，亦氣其人」。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在外國受够了鳥氣的黑人先生們，我個發洩對象消消肚子裏的怨氣，本無不可。只是對象找錯了，不該拿自己的同族來洩憤。受洋化教育而瞧不起同種同族的假洋鬼子們，可以休矣！（黃面孔）

藝人劇團公演「火燭小心」，觀眾寥寥無幾；陳惠珍領導的玫瑰歌舞團，據說常常滿座。許多純文藝刊物出版不到幾期，便因沒銷路不幸夭折；而黃色小報却一紙風行，越來越多。記得過去各地如火如荼地展開「反黃色、反色情」運動，個個攘臂高呼，滅此朝食；何以黃色小報、色情歌舞至今仍擁有廣大的讀者和觀眾？某先生解釋道：「這是因為對於這類東西，人皆表面罵它，暗中看它，名曰反之，其實愛之！」（柏）



生病

· 夢君 ·

夜已經很深了，福仔在冷清的街道上疲乏地走着，還不時機械地敲着手上的兩塊竹片，發出一陣清脆的「咯咯」的聲音，在沉靜的夜的空氣中振盪着，使人有一種淒涼的、單調的感覺。

福仔瑟縮地前進着，夜的寒風吹得他直打戰。然而這對於他是太平常了，他已經忍受了好幾年，如今在感覺上似乎有點麻木了。他走着，走着……漸漸地，他的脚步放慢了，竹片的聲音也低沉下去。他似乎已經睡着了，而身體並不受他指揮，祇是下意識地、機械似地移動着。是的，他已經睡着了。這幾年的痛苦的生活，使他學會了這種偷懶的方法，他能够一面敲着竹片，一面打起瞌睡來。

一陣野狗的狂吠，把福仔從半睡眠的狀態中驚醒過來了。他猛地地搖着頭，極力想把自己的精神振作起來。「不行，這是不行的，麵還沒有賣完，我還有許多事情做，否則回頭又要挨打了。」他喃喃自語地說。於是，他挺起胸膛，深深地吸進了一口寒冷的空氣，腦子似乎清醒了許多，他又用力地敲着竹片，使它發出一陣哭叫似的聲音，像在敲着老板的禿腦袋洩恨似的。

過了一會兒，福仔又不行了，頭又慢慢地低下去了。「啊！這是不行的，我必需想些快樂的事情，來驅逐睡魔才好。那麼，就想那次的生病吧！」等到他重新驚醒過來，他又這樣喃喃地說了。

於是福仔想起了那次生病的事。記得那是一年前的事，自己病了兩天，那整整的兩天，躺在床上，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做，甚至一動也不想動，只是睡，永無盡止的睡，睡了醒，醒了又睡。但這幸福的兩天終於過去了，我的病好了，我又被叫醒了。一直到現在，我一天也沒有好好的睡過，除非我能够再生病一次，我是多麼渴望着再生病一次呀！

福仔的思潮不斷地起伏着，他不禁連想起媽媽和弟弟來了。這時，弟弟也許已經躺在那溫暖的牀上，做着美夢。媽媽太不公平了，弟弟只比他小兩歲，然而他能够去讀書，而自己却要在寒夜的街頭苦熬着。他不禁有

些恨媽媽了。但這時在他的腦海裏却浮現了媽媽那副蒼白枯槁的臉孔，他又覺得自己不該恨媽媽了，她不是也在受苦嗎？他記得，那一次他病倒了，媽媽坐在牀沿，臉上滿是淚水，用內疚而又慈愛的眼光看着他說：「孩子，是媽不好，使你小小的年紀就要冒風冒雨地工作，果你病倒了。」那時他又感到很自傲，他覺得自己的一切痛苦，媽媽並沒有忘記，這並不是白費的呀！只要爲了媽媽，我再受苦一些又算得了什麼呢？想到這裏，他的臉上不禁泛起了一絲滿足的笑容。

想着，想着，福仔眼前出現了一幅色彩鮮明的圖畫。那圖畫裏有一個中年的男子，一個少婦，一個五六歲大的孩子，一個更小的弟弟。這便是他的家了，他的爸爸，他的媽媽，他本人自己，還有那個小的便是他的弟弟。他們這些人，他是多麼熟悉，然而又多麼生疏呀！

一剎那，福仔眼前又浮現出另外一幅圖畫了：他看見一個日本兵正在拖着一個婦人，那婦人手中抱着一個啼哭的孩子，死命地掙扎着。一個六歲大的孩子，卻坐在地上哭叫着。突然，林子裏衝出一個男子，舉着鋒利的刺刀，插進了日本兵的背部。那個日本兵怒吼了一聲，忍痛拔出手槍，對着他連放兩響，兩個人都抽搐着，呻吟着，慢慢地倒了下去。女的昏過去了，好一會才蘇醒過來。他抱着男子的屍首，痛哭了好一會，最後她卻毅然抱起兩個孩子，咬着牙根，向林子裡面奔去，消失在陰鬱的茂林裏去了……

景色又移動了，這時出現在福仔眼前的是一幅殘缺破碎的畫面。似乎是深夜時分了，一間破陋的屋子裡，一盞孤燈伴着一個中年婦人。她正低着頭，默默地縫補着衣服。她的額角上佈滿了皺紋，顯得非常蒼老，她雖然還是中年，但生活與痛苦的折磨，已使她未老先衰，頭髮快半白了。在她的身旁，一個九歲的孩子，正在全神貫注地整理着那些從垃圾堆裏拾取來的廢物，準備把它拿去換些錢回來。他不時抬起頭來，望望那正在縫補着的媽媽，眼睛裏帶着一股愛憐的神情。一個更小的孩子却在簡陋的牀上睡着了，發出一陣陣輕微的、和平的呼吸聲……

然而這畫面又閃過去了。福仔正全神貫注地注視着，那將出現的是怎樣的畫面。突然，眼前出現了老板的那頂禿頭，在畫面上閃着紅銅色的光芒，似乎手裏還拿着什麼。這不禁使福仔全身都抖了起來，他彷彿聽到老板在大聲嚷着：「偷懶的賤骨頭，看我收拾你……」

福仔猛地吃了一驚，從幻夢中驚醒過來了，惶惶地向四週望望。還好，什麼都沒有，街上冷冷清清地，看不見一個人影，只有一隻癩皮的野狗，對着他在狂吠，牠的聲音有如老板的那麼淒厲。福仔厭惡地拾起一塊石頭向牠打去，牠挾着尾巴消失在黑暗中，四週又恢復了寂靜。他定了定神，這才發覺自己早已嚇出一身冷汗了。下意識地，他又用力敲起那兩塊竹

片來了。

迎面吹來的一陣寒風，使福仔激烈地打起抖來。往往在他受了這種苦頭之後，他會禁不住又懷恨起弟弟來，要不是爲了這小傢伙，我又何必受那麼多的苦呢！他心想：只爲了那一箇月三十塊的工錢，只爲了那一天三頓的稀飯，我要忍受寒冷，忍受失眠，甚至忍受那老板的打罵。然而那小傢伙多麼幸福，他有書讀，而且他比我長得高大結實得多。他是在吸取着我的血液，但他還譏笑我瘦小和衰弱。要不是爲了媽媽，我真想好好地揍他一頓。想到這裏，福仔的瘦小的拳頭不覺在空中揮舞起來了，似乎已經打在誰的身上，使他感到一陣痛快。

過了一會，福仔又想起了媽媽，想起了他對弟弟所抱的期望，他不禁後悔似地說：「啊！啊！我真不該這樣對待弟弟。」他以爲自己已經做錯了。這早熟的孩子他多麼能夠了解媽媽，體會媽媽的苦衷啊！他在六歲那年，日本獸兵就南進了，父親死在他們的鎗下，此後便是靠着母親含辛茹苦地把他們兄弟養大起來。從小他就不像弟弟那麼愚蠢——他懷疑是他裝出來的。他能夠體會到媽媽的痛苦，並且他也知道媽媽心裏存在着一個極大的期望：她希望兩個孩子中，有一個能夠出人頭地，讓她能夠鬆一口氣。因此，福仔小時就想把自己犧牲來實現媽媽的期望。他跟着鄰居的孩子到垃圾堆裏拾取一些廢物，換得極其微小的一些錢來補貼家用。他更自動地要求媽媽讓他去做工，好賺一些錢回來，把弟弟送進學校裏去。

於是，在福仔十歲的那年，媽媽就忍着他送去做工，當起了送麵的小童。這幾年來，他就這樣地一直忍受那寒冷與失眠的痛苦，但他咬緊牙根，一句苦也不訴。他有時未免自言自語地發一些牢騷，然而他絕對不會埋怨媽媽的。

福仔不能夠再想下去了，這時他似乎覺得有誰在喊着要麵，他略一定神，才發覺那對面二樓的窗上伸出了一個頭，在向着他叫喚。他有點厭惡，近來他對這些顧客，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厭惡的感情。他幼稚的心靈想：都是有了這些傢伙，才會受這種苦。這時他真想對那個人狠狠地吐一口痰，然而爲了生意，他只好忍氣吞聲地說：「先生，要什麼？」

「兩碗雲吞麵，多放些麻油，不要辣椒。」那個人可沒有好氣地回答，接着他把那半禿的頭烏龜似地縮了進去。福仔這才狠狠地吐了一口痰，罵了一句粗野的話，他心裏感到一陣報復後的輕鬆的感覺，使勁地敲着竹片，向着原來的路上走回去。

推着櫃子的那個半禿的老板，正沒好氣地望着那堆麵。他的臉色發黑，像被烏雲遮蔽着的天空，陰森得有點令人害怕。他看見福仔回來，便沒有好聲地呼了一聲。福仔可沒有理他，只伸出了兩個手指一比，便什麼也不說地站在一邊等候了。因爲這個櫃子只賣雲吞麵，用不着再說什麼。而

且近來因爲生意冷淡，老板的臉色十有九天是黑的。他常常要抓着福仔的馬脚，你爸你媽的大罵一頓洩氣，有時還要請吃幾個爆栗。對於這個殘酷刻薄的老板，福仔只有默默地忍受，無言地抗議，用阿Q式精神來報復。他厭惡那個老板，要不是非不得已，他是一句話也不說的。他們常常一整晚像賭着氣似的，一句話也不會交談過。每當福仔收了錢回來，他交給老板就算了，而對方最多也只有哼了一聲。等到深夜要收櫃了，老板這才吩咐他一聲，之後便又噁然了。

一會兒，麵已經煮熟了。福仔捧着兩碗熱氣直冒的麵，向剛才回來的這條街走去。等到送了麵下來，他又敲着竹片，繞道到別條街去了。

這一帶的街道，福仔已經走了好幾年，用不着看也能够知道那裏有轉彎，那裏要抹角。現在他一面敲着竹片，一面沉思起來了。他多麼厭惡這種工作，一天到晚，像量地官似的量着街道，永無休止地敲着竹片，他的整個生命將要在這單調乏味的「咯咯」聲中消磨盡了。「啊！我什麼時候才不必走這條街道呢？」他嘆了一口氣，白語自言地說：「我什麼時候才能休息一下呢？一年三百六十天，我必需永遠這樣不停地走着。啊！除非我能够再生病一次，我是多麼渴望着再生病一次呀！」

福仔憤怒地揮動着枯瘦無力的拳頭，像在對安排着他的一切命運提出抗議似的。一陣激動，他又劇烈地咳嗽起來了。這幾個月以來，他老是這樣地咳嗽着，有時他會咳得喘不過氣來。媽媽常常以愛憐的眼光看着他說：「孩子，你怎麼啦，身體有病嗎？」然而他每次都用話掩飾過去了，他知道自己休息一天，母親的重担就要加重一分了。

福仔這樣地繞過了兩條街道，可是夜太深了，人們都已入了夢鄉，除非那些過慣夜生活的人，誰還要吃甚麼東西呢？他只好回去把兩碗麵的錢收了。

老板還在那裏出神，他看見福仔一聲不響地回來，知道不會再有生意了。於是他看看腕錶，已經快要午夜兩點鐘了，他沉重地吐了一口氣，咳出了一口濃痰，似乎是在自言自語地說：「收櫃算了，不會再有甚麼生意了。」聽了這句話，福仔的精神不禁振作起來，他知道可以回家了。

當福仔收拾好櫃子，回到家裏時，已經是深夜兩點半了。他敲了好一會門，媽媽才打着呵欠，睡眼朦朧地起來把房門打開。她以慈愛的眼光看着孩子，照例用慈祥的聲音說：「孩子，你回來了，辛苦了呀？」然而這時他已經疲倦得只想倒下去，連一句話也不想說，更不會再去領略媽媽那種崇高的憐愛的眼光了。

福仔脫去了外衣，便沉重地倒在地板上，鬆了一口氣，想立刻就睡去，恢復一下他那疲倦的身體。然而這時他卻又睡不着了，他的精神反常地亢奮起來，而且身體微微地發燒，背上和額上不斷地冒着冷汗，像有什麼

大病要來臨似的。

近幾個月來，福仔老是如此。起初他是多麼高興，他以為自己要生病了。然而第二天，當他被媽媽叫醒時，他又覺得自己沒有病，這使他多麼失望啊！往往在臨睡時，而他又不能入睡，只是冒着冷汗的時候，他會暗中祈禱上天給他生病一次：「只要一天，我只要生病一天，讓我能够好好地睡一天就够了！」他自言自語的喃喃地說。然而上天並不可憐他，好幾個月來，福仔雖然失眠、發熱、冒冷汗，但他一直沒有生病過。這樣久了，他就感到有些失望了。

福仔的身體一天一天地消瘦下去，臉色蒼白得像一張白紙，可是到了深夜臨睡時，他又全身發燒，面孔赤紅，冒出冷汗來了。每天早上，媽媽把他從被窩拖起來時，看見他那副蒼白得毫無血色的面孔，她心裏就好像被刀割着似的痛苦，嗚咽着說：「孩子，你怎麼啦？告訴媽媽，身體有病嗎？」

「媽……」福仔多麼想說自己有病，只要這麼說一聲，他就可以好好地睡一天了；那不是他所渴望着的一天嗎？他的心情矛盾極了，日日夜夜夢想着休息，到了真正可以休息的時候，反而猶豫起來了。在他的內心中，愛與慾鬥爭得多麼厲害啊！他的疲倦的身體，教他不要離開那溫暖的床。但他想到一天不做工，便會少賺了一塊錢，而媽媽的負擔却加重了。媽媽不是更加辛苦地工作着嗎？最後，他終於克制着自己的慾望，顫聲地說：「不，媽媽，我很好呢！」

今晚，福仔又睡不着了。他躺在床上，不住地翻來覆去，冷汗幾乎把他的背心溼透了。他很煩燥，他知道自己身體實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像一盞油將燒盡的燈火，再燃下去，勢必將燈也燃壞，結果也還免不了熄滅下去。然而不繼續下去又將怎麼辦呢？他總不能把工作停頓下來，總不能讓媽媽的理想幻滅，只好聽天由命，到不能再工作倒下來為止。他心裏想，猛地地咬一咬嘴唇，像在對自己立下誓言似地。

躺在福仔身邊的弟弟，發着夢囈，福仔多麼妒忌他，多麼恨他呀！要不是爲了他要讀書，自己就可以休息一下了。福仔突然從床上爬了起來，狠狠地對着那正在甜睡的弟弟的面孔湊了一下，弟弟下意識地哭叫了一聲，過後便又寂靜了。

這時，福仔感到四週的氣氛似乎凝固了，他也被自己的行動所嚇呆了，心裏交織着後悔與內疚：我不該這樣對待弟弟，那會使媽媽傷心的。他不安地看了媽媽一眼，還好，她已經睡着了，不會被這騷擾驚醒過來。這時她那皺紋疊疊的臉上，露出一絲淒苦的笑容。他這時才放心地躺了下去，翻覆了好一會，似乎已經啼過了一次，才迷迷糊糊地睡去。他的臉上，還被痛苦扭曲着，眼眶裡似乎凝着一滴淚珠。

第二天，福仔在被窩裏困難地被媽媽弄醒了。好容易他才使自己的身子坐了起來，立刻就感到有些頭暈目眩，胸口隱隱地似乎在作痛。他雙手按着胸部，皺着眉頭，猛烈地咳嗽起來了。這時他的臉色比往日更加蒼白了。媽媽不安地望着他，低聲地問：「孩子，你不舒服嗎？」正想回答一個「不」字，然而一開口，喉頭一陣作癢，他便咳出一口血來。他覺得眼前一黑，身體便像破架似的無力地倒在床上了。

媽媽的心裡，感到刀割着似的難受，她知道是自己把孩子累壞了，這麼小小的年紀，就忍心要他負起沉重的工作。想到這裡，他忍不住抱着孩子痛哭起來了。福仔躺在媽媽的懷裏，他感到無比的幸福，他幼小的心裏想：媽媽多麼愛我，我再辛苦一點也是甘願的。他也禁不住地流下了眼淚，然而這却是快樂的眼淚啊！

母子倆默默地浸淫在愛的交流中，這幸福的一分鐘，在人們的感覺中像一秒鐘那麼快。終於，她像在迷惘的夢中驚醒過來，因為自己不能再默去，上工的時間快到了。她把血跡用溼布擦去，替福仔蓋好了被，伏在他的耳邊柔和地說：「孩子，不要再去做工了，休息幾天吧！」

福仔聽了媽媽的話，他的眼淚又忍不住流了出來。這時他又不禁要違背自己的願望說：「媽媽，不要緊的，我還能去工作。」

福仔想極力掙扎着爬起來，但這時他的四肢軟綿綿地，一絲氣力也沒有。媽媽流着眼淚把他按了下去，她慈愛地望着他，想要說什麼，却給咽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不久媽媽去上工了，弟弟也上學去了。屋子裏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福仔呆呆地躺在床上，她感到一種寧靜的、從來未有的幸福。他的思想像一匹野馬，在廣闊的原野上奔馳着。往日的許多影子，許多片斷的記憶，這時都清晰地在他腦海出現而又消失。在許多畫面裏，只有六歲以前的是鮮明、美麗的，以後的却越來越黯淡了。

福仔半睡半醒的躺在床上，神志有些迷惘。但不論睡着或是醒來，在他都有一種溫馨、幸福的感覺。有時他似乎看見那已不容易想像的父親陌生的面孔。有時他却被那老板發光的禿頭所驚醒。然而醒來之後，他發覺自己安祥地躺在床上，他想起母親離開他時那種慈愛親切的眼光，他更感到幸福了。他不由快樂得抱起枕頭嗚咽起來，嘴裏反覆地、斷斷續續地唸着：「啊！天呀！我是多麼幸福呀！我終於也生病了！我終於也生病了！……」

本刊第一次新年短篇小說徵文比賽業已結束，除依額錄取之佳作外，凡未收到退稿者，其作品已被留用，恐通知不週，特此奉告。

本刊編輯委員會啟



因為世界上有那麼多崇拜英雄的人，所以，才有英雄的產生。英雄，這種玩意，大概也和商品一樣，是有其固定市場的。直到人們不再迷信，市場上不再需要這種貨色時，英雄才算壽終正寢。

一般人對英雄的崇拜是基於兩種心理：一是懼怕；一是羨慕。這正和老一代的人們崇拜木雕泥塑的偶像，出於同樣的心理。當我幼年的時候，曾隨着父母遊逛故鄉的城隍廟。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兩旁站立的嘴咧咧的小鬼和滿臉猙獰的判官。這些醜惡的兇相真使人觸目驚心，在我幼穉的心靈上刻劃了深深的印象，至今想來，猶有餘悸！再往裏面，便是端坐在神位上面帶慈祥的城隍老爺，臉前香煙繚繞，令人肅然起敬！大凡一個統治者，手下必須具備一些嘍囉爪牙。就是龍王廟裏的四海龍王，也要陪襯上些蝦兵蟹將。不如此，便不能顯出他們的神通廣大，法力無邊。並且這些嘍囉爪牙是越兇越好，越怕人便越發生他的作用。土地廟的土地公婆，其所以威嚴不振，香火不旺，就是因為缺少了嘍囉爪牙來壯他們的聲勢。雖然分析起來，他們也和城隍龍王一樣是用泥土塑成的。當人們吃過了小鬼的苦頭以後，才感到城隍的慈祥，因為只有城隍才能制服小鬼。要想免除小鬼們的苛擾，只有向城隍叩頭求饒。這在歷代帝王的治術上，叫做恩威並施。實際上那裏知道：小鬼們是城隍餵養的，他們正是城隍的斂財工具。

漫談英雄崇拜

嚴格的講起來，每個人都多少帶着幾分勢利。塑城隍的泥土棄置路旁與馬糞為伍時，沒有人會向他燒香。朱洪武還在廟裏當小和尚的時候，也不會有人向他稱臣。但是，一朝這些東西被搬進了廟堂，立刻就神聖不可侵犯，少無大志的凡夫俗子，只會望着廟堂膜拜；不守本分的人，則除了羨慕之外，便要想盡辦法擠進廟堂。

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後，城隍老爺們也和軍閥們走了同一的霉運，故鄉的偶像被推毀，城隍廟變成了國民市場。最初忠貞堅定的善男信女們也極力反對，深恐褻瀆神明，大禍臨頭。但是，過了一些時候，既未見小鬼反攻，也

未見城隍降禍，慢慢地大家都把這事淡忘了，偶像的影子也從人們的心頭抹掉。這本是個很好的教訓，給偶像權威一個有力說明。但是，我們偶像頂在頭上才覺得舒服，好像是成了人的天性。死的偶像被推翻了，漸漸地人們又把崇拜的目標轉移到「活的英雄」的頭上來了。

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應該還記得在抗戰初期，正是希特勒在歐洲叱咤風雲的時候，這股納粹的狂風也會吹到中國，多少青年人曾經為之顛倒。一提到納粹德國，很多人都佩服得五體投地。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在當時極為暢銷。但是，會幾何時，二次大戰爆發，中國站在同盟國方面也向納粹德國宣戰，納粹德

國已經變成了敵人，過去所崇拜的希特勒鐵拳已經開槍的打到我們的頭上。這時，雖然痛恨納粹德國，感覺不是滋味，然而崇拜的心理依然不時隱現。直到大戰結束，納粹德國垮台，才覺悟希特勒並不是甚麼了不得的英雄，納粹德國也不是我們應走的道路。我在當時也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之一，在銀幕上看見他獅子吼的鏡頭，也會為之鼓掌。在學校裏也會模仿納粹敬禮，高伸右臂，以示前進。至今想起那時候一些幼稚舉動，不禁為之失笑。但是，過去從信仰到卑視，從模仿到失望，中間的轉變是否以成敗論英雄呢，我自己也有點莫明其妙。近年讀了一些理論的書，認清了納粹主義的本質，才感覺到這種貨色，真正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日前，遇到一位德國教授，他談到當年德國人民，尤其是智識份子所遭受的迫害，和精神虐待，不下於亡國奴的遭遇。後來他無法忍受，含淚離國，在中國對日抗戰初期，輾轉流亡到中國來。但當他到了中國，一些中國人知道他是剛從德國來的時候，都向他投以羨慕的眼光，對德國的強盛，讚揚備至。那情景會使他非常尷尬，啼笑皆非。為甚麼他人丟掉的東西，我們却拾來奉如至寶？是我們的愚蠢呢，還是為了甚麼。唯一的答案，恐怕是英雄崇拜的心理在作怪。廟堂裏的東西，好像隔天的肉掛在櫺窗裏一樣，只可遠視，不可近觀，因為距離近了就會聞到它的腥臭。這就是為甚麼當代的英雄們只站在陽台上接受萬民的歡呼，而很少看到他的太太對他崇拜頌揚。希特勒之所以一生不要太太，其道理亦在此。

申

亦
莊
亦
諧
的
集
愚
集

• 坎柯 •

四月十二日，我在友聯書報發行公司，購到馬摩西先生的大作「集愚集」，拜讀之下，不忍釋手，便一口氣把那厚厚的一百九十七頁的巨著從頭至尾讀了一遍。

讀完之後，我不禁對該書的作者馬摩西先生起了景仰之心。我相信人如其書，他一定是一位博聞強記、涉獵淵廣、具有豐富人生經驗的長者，並且具有積極的奮鬥的人生觀，和一副赤誠的熱心腸。因此，我特意要把他的這本書介紹給大家共賞一番。

「集愚集」這部書中共收集了散文二十七篇，都十一萬餘字。在這二十七篇散文中，有的是記述作者個人的經歷及感想，有的是針對某些問題抒發意見，但大多篇幅則是介紹一種生活的知識。

如果我們打開這本書，我們便會看到那二十七個題目是個個新鮮、奇特；待我們讀下去的時候，我們會進一步地發現內文之妙比題目更勝一籌，可說是篇篇別緻生動。但是，在正讀得有趣的當兒，冷不防間心又會感到突然被刺了一下似的，受到極深的感觸。這便是，在他行文之幽默與談諧之中，實在還寓有許多有份量的意見，彷彿那撐着豐滿身體的骨頭似的。

對了，這本書的難能可貴之處，也正是在日常生活的瑣事上表現了見地，在談笑風生中寓了教育青年、針砭社會的深意。這也正是我想把這本書介紹給大家讀的另一原因。

現在，我把這本書給予我最深印象的幾篇提出來談談。

先說開卷第一篇「揭開關着的門」。這篇文章講了三個有意義的小故事，實在也是三篇可感的小說題材。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是說，有一天深夜的夜晚，小提琴聖手巴加尼尼，在羅馬街頭碰到一個落魄的年青提琴手，巴加尼尼見他瑟縮街角，一籌莫展，便拿過他的琴演奏起來，於是人們都因聽到美妙的琴聲紛紛打開窗來，紛紛拋出錢來。那青年大為感激，這時巴加尼尼說了兩句意義深長的話，也正是作者假他的口向青年們說的開場白。這兩句話是：

「可愛的青年，我沒有帮你什麼忙，只是我看你遠遠地離開聽眾站着，好像你要人們在寒冷的深夜走到橋頭來聽你演奏似的。我要讓你看怎樣去看窗，怎樣吸出人們袋裏的錢，今後你就照着這樣做吧！」

「……我對你最關心的，是你要有引人開窗聽你奏琴的本事。我剛才看你遠離人們站着，好像你是害怕試驗你的運氣似的。當我像你一樣年青的時候，我是逐夜在羅馬小巷中演奏的，不管人們聽不聽，我的梵亞鈴不得不拉呀！」

這兩段話告訴我們，無論做任何事都不能遠遠離開聽眾站着，人們在寒冷的深夜是不會無緣無故的走到橋頭來聽我們演奏的；窗與門都是嚴閉着的，決不會大開着歡迎我們進去；我們必須走近入羣，用美妙的琴聲揭開關着的門；同時不管人們聽不聽，我們的梵亞鈴仍然要不停的拉。好了，用不着我多加解釋了，想想看，這意義是多麼深刻，這故事是多麼富於鼓勵性哩！

「搬家記」是作者的一段生活的自述。因為是自述性的，所以，讀來也就分外親切。從這一段自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喜歡建設，喜歡親手勞動，親自用腦設計，並且勇於改良生活環境。作者雖然經過數次迫不得已的搬遷，但依然熱情不減，一心一意要把新的家建設得美妙幽雅。因此，行文之處，在在透出一種樂觀的奮鬥的精神。我們讀了這一篇，可以了解作者尤其餘事；在另一意義上，本文所充溢的一種正面的精神，實使我們深受感染。

「鷄的幻想曲」寫得非常風趣生動，對於養鷄的方法與鷄的生活情形，有細緻入微的描寫。作者說：「因為養鷄，進一步使我領悟到生產的奧秘。」我看不止如此，作者因為養鷄與愛鷄的緣故，把雞小姐的性情與習慣都了解透底了呢！喜歡養鷄的朋友，必需看一看這篇文章。

「家居閒談」正如作者所說，是「我的動靜生活的自剖」。作者年幼時，曾經歷過數次意外，險遭不測。後來年事稍長，常常很勇敢的邀約村中一些少年和土匪搏火，到林中狩獵，又遇到不少危險。因

此，乃父便誘導他拿筆桿。但是，這樣一來又起了反效果。因為他由動轉靜之後，漸漸受了文學的影響，天天埋頭鑽研詩歌，一切全受詩的情感所支配，於是便「詛咒一切庸俗的樂觀主義者，鄙視人們醉生夢死的生活」，並且「沾染了世人皆濁我獨清的孤高風格，要做一個遠離凡塵而隱逸的君子」。之後，大概是由於多愁善感的緣故吧，身體一天天瘦弱起來，倒日日與藥瓶藥罐爲伍了。再後，經過一般有見識的長輩們勸告，他的生活又起了一次重大的變化。他開始和平時不喜愛的事物接近，把傷時感世的詩拋到九霄雲外去。到如今作者已有十多年沒害過病了，作者的結論是因爲「少讀詩詞，多讀富有幽默的小品；少看悲劇，多看喜劇；不存隱逸念頭，多讀社會科學的書籍；少靜坐，多運動；少管閒事，多做有益人羣社會的活動」的緣故。

作者對自己剖析得很坦白，的確可作時下犯了傷時感世的毛病，或對人生抱悲觀的青年們借鏡及參攷。他的結論非常中肯，可作治病良藥。不過本人對於「少讀詩詞」及「少看悲劇」兩點尚不能全贊同，因爲本人是愛好文藝的，不能專對幽默小品及喜劇偏愛，而捨其餘不顧哩。

「送禮的動機」，把送禮的性質與動機分析得非常透澈詳盡，同時對中國人送禮所持的態度也批評得很有道理。例如：

「本來送禮是一種極適合人情味的習尚，所謂投桃報李，或仇敵開化干戈爲玉帛，互相送禮了事。魏晉以來，一般名士派曾提倡君子之交淡如水，只重精神，鄙棄人的交往以物質爲媒介的觀念，這是屬於放蕩不羈的老莊宗派的冷酷。至於儒家却重視『禮尚往來』及『來而無往非禮者也』，這種主張一直支配了中國禮教社會中的人心。又因把禮物當做維護禮教的工具，無形中成了強迫的性質，失去了出於內心喜悅的純真，好像上稅納糧似地呆板了。」

這一段可說是一語道破了中國人送禮及守禮的哲學的根源。此外如：

「送禮和受禮也有輕重的分別的，有些人送禮有背景，就是用禮物去塞住對方的口，求他不必揭穿個人發財或升官的秘密。……」

「送禮既由親戚朋友的圈子發展到官場，流弊就很複雜了。有些貪污癖的官吏除在刑事上大撈一筆，……還假用父母的壽誕爲名廣收孝敬費，或假借手下人爲自己做生日而取賄賂，這都是大撈一筆的好辦法。因爲一切趨炎附勢的人，早欲找個方便，大送禮物，了遂自己奉承的心願。」

「有些標榜節約，自鳴清高的官吏，難免在報上或請帖上，寫着敬辭禮品的聲明，但賓客仍能體會主人避口實的苦衷，暗中把禮物送去。」

這幾段充分暴露了貪污社會中送禮的真相，掩開了送禮黑幕的老根，把世相人心批駁得淋漓盡至。

「人死如虎」寫的是世界各國的喪葬習俗，讀之興味無窮，並且可供

研究民俗學的人參攷。此外，作者還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以針砭時下馬來亞喪儀的不合理。這故事是：

「某君參加過這樣的殯禮，他訝異地說：『當我讀到了死友子嗣的訃聞，寫着亡者的生平事蹟，不禁對他生前熱心教育，樂善好施的仁風肅然起敬，無限吊惜。待我到喪家去弔唁時，發現祭壇的佈景和燈光充滿了恐怖的氣氛，毫無雅靜與淒涼的感覺。我站在壇前，想默默地哀弔幾分鐘，但左右忽傳來一片劈拍的聲音，回頭一看，原來是那些不自傾滅，禍延顯考的孤哀子們，正聚精會神地雀戰。我默哀的情緒也給擾亂了，不知如何是好。』」

這一段初讀不禁令人捧腹，仔細想想那些孤哀子的愚蠢，實在可悲！在「沙漠的邊緣」一文中，作者對發展馬來亞文化也有極精闢的見解。他說：

「馬來亞有三百萬華人，一直在畸形的狀態中生活，不能產生純地方性的文化，實因我們缺少發展文化組織的信心。我們就沒有一本專講南來華人事蹟的書，許多先賢在櫛風沐雨中胼手胝足開展荒野的功績，就隨歲月而消逝，以致湮沒不彰。論文藝，我們純本地性的創作真是少如鳳毛麟角，其中差強人意的是華僑教育的辦有成效。幾乎由城市到鄉間，凡有人煙的地區，都有華人創辦的學校；成千成萬的華人子弟，都有受母語教育的機會。許多從事教育工作的人，苦心孤詣地奉獻了他們的力量，但願將來的青年學子能承前啓後，發揮更澈底的力量，負起發揚祖國文化，而有利於本地文化的使命，以開闢新的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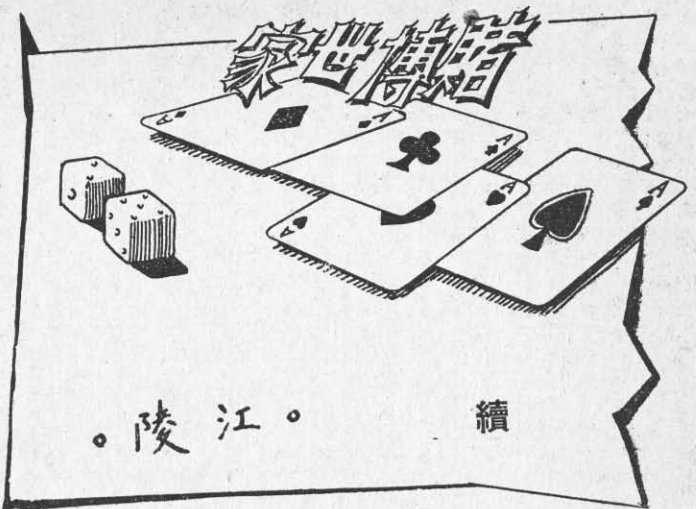
總而言之，在「集愚集」中，作者妙語如珠，幽默而富深意的句子俯拾皆是。我僅舉「華僑的體質變了」一文中的一段爲例：

「……然而最使我們重視的是一位老華僑的論調，他說：『來馬居住的人，日子久了，不但白皮膚變黃，黃皮膚變棕，棕皮膚變黑，連骨頭都起變化的。』真正馬來亞的骨頭屬於那一類，我們沒有人種學家攻據的技，自無從判斷，但人們常把骨頭來論做人的好壞，却够耐人尋味。」

這幾句話真說得妙不可言，其中的韻味值得再三咀嚼！

以上所介紹的只是二十七篇中少數的幾篇，其餘的如「文章與思想」「馬來亞化的問題」「說謊的真假」「旅行的生機」等等，亦都是精采的文章，我也不勝一一枚舉了。

最後，我僅以「會心的微笑」作爲本文的結束。在「會心的微笑」中，作者馬摩西先生曾引用不得志的司馬遷對滑稽一道的讚詞：「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解紛。」實在這句話便可爲「集愚集」本身作一註腳；而且「集愚集」的談言微中，其意義尚不止於解紛，却是更深一層的。我相信讀者讀了它，也會和我一樣作會心的微笑。



續 江陵

盧慷慨神色不變地開出一張四十萬元的支票給劉康達，就讓伺候一整晚的朱非陪他到閣房裏去休息。查利除了現款輸光之外，還得欠大衛王十二萬七千五百元。他低聲下氣地要求大衛王通融半個月，大衛王翻臉不認人，結果還是劉康達從中斡旋，朱湘也替他說幾句好話，准許他在中午十二時以前拿膠園的一牙蘭一到××銀行抵押，並立借據為憑，才讓他拖欠半個月。查利祇好接受任何苛刻條件，垂頭喪氣地離開七太的特種俱樂部。

回到家裏，一家人都還在睡夢中。他偷偷摸摸地溜進自己的臥房，和衣斜靠在床上閉目養神。他的腦筋似乎已經完全麻木，不因輸錢而感到懊悔、難過或是恐懼，因為輸錢不只是一次，而膠園一牙蘭也不是第一次送進銀行抵押，他所想的祇是如何翻本。

他想起賭馬 賭小盤樹膠，更想起在「媽咪」那邊可以想辦法弄點本錢！

翌日。

潘木平到辦公室中，照例先把當天報紙的重要國際新聞和經濟消息流覽一遍，再看看公絡聯絡，探探行情和特殊消息。這雖然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今天他却覺得格外憂鬱與消沉，也許因為昨天輸得太多受了一些刺激的緣故。他總覺得起起落落瞬息萬變的膠價，就像天上四雲彩一般，每一陣風都可以激起千變萬化，來無踪，去無跡。做這行買賣的固然是漲價要賺錢，跌價也要賺錢，但看漲看跌都必須依賴自己的聰明、機智、信用、經驗豐富、消息靈通以及運氣好。有時候所謂機智、經驗等等却全都沒有用處，冥冥之中似乎有個主宰在左右一切。你以為看趨勢膠價必然扶搖直上，這個主宰却偏要讓它一蹶不振；你以為自己可以我行我素，主宰却在暗中扼住你的頸子，擰着你的鼻子，不由你不跟着他走。可是這個主宰却又那麼神出鬼沒，讓你無從跟蹤。最初，他還不大明瞭究竟誰是真正的主宰，紐約的商廠嗎？倫敦的大經紀商嗎？叱咤風雲的大政治家？抑是大樹

時間還不到兩個星期。他再檢討過去兩個多星期中與經紀商吳春卜、NG楊和李先吉三家賭浮水「大盤」投機買賣的來往賬目，估計已經輸了四十多萬元。輸贏在他們雖然是平常事，但數目不算太少，却不由他不能不感到胆戰心驚。因此，這更使他失却了自信心，在進退失據的情形之下，他只有決定跟着周老三跑一條路。

跟着他再聽聽今天開市行情，因為受紐約倫敦相繼報落的影响，更跌至九角大關內，第二次行情再跌至八角九占一須古，賣方紛紛求售，買客却採取觀望態度，致使市勢疲弱不堪，至中午十二時根據西商會的閉市行情，竟跌至八角八占半。木平手中原是一實一了不少，行情這麼敗原使他非常憂鬱，可是周老三完全沒有動靜，所以，他也壯着胆子屹立不動，整個上午祇向吳春卜購入五十噸，另向NG楊賣出三十噸，價格相差無幾，說不上輸贏。

下午的情形就發生比較劇烈的波動，木平多方面探聽所得的結果，曉得與周老三有關的膠商和消息比他靈通的投機家紛紛拋出，據說是因為北馬某大膠王手頭「存貨」太飽，企圖攀價挽回頹勢，硬着頭皮不斷購入，所以，周老三必欲把價格儘量抑低，迫使他不能不忍痛犧牲。於是木平也乘機跟着不斷賣空。直至將近下午閉市的最後三刻鐘，板城傳來消息北馬某膠王手頭已達飽和狀態，不再繼續購入，周老三却又使出最後殺手鐮，再放出一千噸，使閉市行情跌至八角五占三打里。木平跟着趨勢不斷拋空，在一天之內掃清手頭的「實貨」，再賣空二百餘噸。這雖然是一大冒險，但他深信周老三決沒有錯，明天行情還是看跌。

於是他以悠閒的心情玩玩小盤，向NG楊賣出五百担，讓十五點，輸贏不算太多，每天結算，現錢交易，這在他們這般大投機家像是天天吃大餐，偶而喝兩碗稀粥，換換胃口，反

而覺得清爽得很。

第二天結算，紐約報跌二十五點，木平滿盤贏入五千多塊錢。一早NG楊就把支票送過來，數目雖然有限，不過却是好兆頭，木平格外感到高興。

至於大盤的行情，果亦不出所料，開市時缺乏刺激性的消息，市勢還是非常靜默。最奇怪的是周老三忙於維護華文教育的事，一早就到武吉智嗎區去勘察校址，計劃大事擴建某某華校，直至中午十二時還沒有到店裏去，看樣子是無心打理樹膠買賣的事啦！下午，他老人家更加忙碌，從二點到四點一連開了三次性質不同的會議，還替一位畫家的畫展開幕剪綵。他的態度非常輕鬆愉快，生意的事絕口不談，儘管膠市疲憊不堪，他老人家却不聞不問。

然而北馬某膠王却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行情既然攀不高，手頭太多的「存貨」又不能不放出。可是賣多買少，星方與周老三有關的投機商都不動聲色，使他無可奈何，因而遂使行情一直往下瀉落，他只好不斷忍痛犧牲，以低價拋出。至此，周老三才逐漸購入，但市勢稍揚，他却就立即停購，讓閉市行情還停留在八角五占的界線上。

第三天，行情還是疲弱不振，北馬膠王完全支持不住，祇好以最低價格大量拋出。周老三遂展開鯨魚攻勢，由與他有關的投機商多方面購入，而他自己却還是鎮定不動聲色，以免刺激膠價上漲，直至北馬膠王完全拋空為止。這麼一來一往，北馬膠王虧達三百餘萬元之鉅，周老三打了一場大勝仗，木平也跟着在低價時不斷購入，在這兩日間「做」了近千噸的買賣，手頭的「存貨」，都已超過他的資力信用底限度，結算一下雖然獲利十餘萬元，但過去所輸的還有二十餘萬元未曾贏回來。

這一晚，周老三在俱樂部裏大宴賓客，表面上雖說是請香港的某名旦唱唱戲，實際上却

是慶功宴。木平三杯落肚，得意忘形，大捧三哥有眼光，有魄力，主張凡我膠界同人都應以三哥馬首是瞻。然而足與周老三三分庭抗禮的大頭流却緘默不言，這一仗他雖然也會助周老三一臂之力，但却完全是打自己的算盤。論財力他不如周老三，可是他經營的是以樹膠的正當貿易為主，兼作點投機買賣，在紐約倫敦一般廠家及經紀商的印象中，他的信用要好得多，絕不像周老三以四號煙花充一號煙花買，不對「辦頭」讓人家「起國際交涉」；論地位雖然「辦社會」處處都得尊周老三為大哥，總不能一輩子讓他坐第一把交椅，他犯不着以周老三馬首是瞻，也不必像潘木平之流，盲目地跟着周老三的尾巴跑。所以，他對潘木平那種吹拍奉迎的肉麻姿態，表面上裝着笑臉敷衍，但絕不肯應聲附和。

正當潘木平拍上周老三，賭樹膠贏回十多萬元，自己感到春風得意的這一星期中，他的寶貝兒子查利已經輸得不能在新嘉坡立足了。

他自從那一晚賭「疏哈」和「大牌九」輸了十幾萬元，迫得把樹膠園坵的「牙蘭」抵押之後，急想翻本，因而陷於濫賭的不可收拾地步，上午賭小盤樹膠，下午賭馬，晚上仍然是留連在七太的特殊俱樂部中，整天整夜昏昏沉沉，究竟輸多少，自己也沒有詳細計算過；反正數目少就開張空頭支票，數目大一點嘛，就打一張利息極高的欠單，直到信用完全破產，賭友們都不肯再讓他繼續拖欠，他才垂頭喪氣地回家。

這時候的查利，才發覺自己已經完全絕望，可是抵押的膠園「牙蘭」即將到期，其他的賭債又非還不可，因而迫使他不能不走最後一條路！

於是他趁木平沒有在家的一个下午，厚着脸皮要求二姨道：「媽咪，我想到香港去！」

「做生意嗎？」

「唔！」

「甚麼時候回來？」

「不一定。」

「不一定？」二姨太有點奇怪，緊接着追問一聲「爲甚麼？」

「……」查利答不上來。

「一定不是爲了生意！」二姨太十分肯定地說。

「……」

「查利，你老實告訴我，到底是爲了甚麼？」二姨太心想他又是在闖甚麼禍了。

「我……」

「爲了女人？」

「……」查利搖搖頭。

「和人家打架，闖了禍想溜？」

「……」查利又搖搖頭。

「到底爲了甚麼呢？真急死人！」

「輸錢！」查利終於老實告訴她。

「輸錢？還人家就是啦！何必去香港？」

「輸太多啦！媽咪！」查利有幾分難過。

「究竟輸多少？」

「二萬多元。」

「二萬多元。」二姨太沉吟一下，再以懷疑的眼光看一看他，繼續說道：「這不算多嘛，總有辦法還，何必去香港，讓人家誤會你是逃走，多不好意思！」

「我怕！」

「你怕甚麼？」

「怕……」

「怕讓你知道是嗎？」

「唔！」

「只要你以後發誓不再賭，我再替你相當一下！」

「不過……」

「不過甚麼？」



「不過……」查利實在是不能已於言，因為最麻煩的是那張「牙蘭」的事。

「你還有甚麼困難，查利。」

「我……我不止輸二萬多元！」

「到底輸多少，查利！」二姨太也有幾分緊張。

「十幾萬，媽咪！」查利終於鼓起最大的勇氣招供。

「啊！」二姨太驚叫一聲。

「……」查利羞慚地低下頭，一剎那間，才繼續以沉重的語氣說道：「我把園坵的牙蘭押掉啦！媽咪！」

「這……這怎麼得了，查利！」二姨太也感到非常嚴重。

「下星期二就到期，沒有錢贖，所以……」

「所以你想逃到香港去！」

「你這麼一逃可不是白白犧牲！」

「讓爸爸知道怎麼辦？查利，你真造孽！」二姨太像連珠炮似的轟他幾句，心裏却又替他着急，於是進一步追問他道：

「你又闖了這麼大的禍，怎麼辦呢？」

「我求求媽咪幫忙！」

「又叫我跟你爸爸說情？」

「就是這一次啦！」

「我沒有這份胆量！」

「求求你，媽咪！」

「……」

「我以後不再賭啦！媽咪！」

「……」

「我從小沒有母親，你就像母親那樣疼我，媽咪！」

「……」

「這一次只有媽咪可以救救我！」

「……」

「你不救我，那麼我……我只好去自殺！媽咪！」

二姨太給他這麼左一聲媽咪，右一聲媽咪，叫得委實有幾分心軟；這孩子年紀不小了，她幾歲，纏起來比湯美還要膩人，經不起他這麼懇切哀求，只好答應他道：「好吧！讓我試試看！」

「只要你跟爸爸說一說，他一定肯替我贖出來！」

「好吧！以後不許你再賭！」

「是！媽咪！」查利立刻轉變為喜，嘻皮笑臉地答道。

「你今晚就走！」二姨太轉問道。

「一切手續和飛機票都買好啦！」

「要是銀行不准我們替你贖怎麼辦？」二姨太突然想起那張「牙蘭」是查利的名字。

「我現在就寫一張委託的單據，由爸爸代贖！」

二姨太心裏突然生一個新念頭，想把那張「牙蘭」掌握在手中，於是她婉轉地說：「你還是寫明全權由我處理，假定你爸爸不肯，我好另替你想想辦法！」

查利滿以媽咪全心全力要幫他忙，所以，毫無猶豫地寫了一張全權委託書給她。二姨太立刻非常關心她從她的私蓄中取出兩千塊錢給他零用，囑咐他在外地多玩一兩個月避一避風頭，等他爸爸的怒氣平息之後再回來。

查利非常感動地回到自己房中收拾幾件簡單的衣物，就在黃昏中凄然地離開他的家。

等到潘木平回家之後，二姨太才若無其事地欺騙他道：「查利因為生意的事去板城，等不及告訴你一聲！」木平滿腦子裏祇樹膠行情的起落，根本就不把查利的行動放在心上。

匆匆又過了三天。

二姨太並沒有把那張「牙蘭」的事告訴木平，反而自己偷偷地去請教律師。根據律師的意見說，查利的委託書雖然不是聲明轉讓所有權，也沒有辦理「過名」的轉讓手續，但她既然可以全權處理，自然包括每月幾千元的樹膠入息在內，將來如果查利想收回，還有一場官司好打哩！因此，二姨太遂以自己的私蓄，交由律師替他贖回來，讓她每月坐收入息，事實上價值數十萬元的樹膠園等於屬她所有的了！

這幾天，潘木平顯得特別緊張與忙碌，每晚都到俱樂部去。查利生意做得怎麼樣，甚麼時候可以從板城回來，他完全不聞不問。二姨太每晚都是邀些三姑六婆在家搓麻將，甚至是賭「萬六」他也不管。小兒子湯美有沒有再賭「的甘」或「角子老虎」，他也不再那麼嚴格管教了。因為樹膠買賣已到最後的決戰階段，他沒有心情管家裏的閒事。

僅差一星期的短暫時日，膠市的波動最激烈，行情的起落幾乎是每一分鐘都在變動中。周老三手頭的存貨雖然不少，但以其雄厚實力還可以不斷購進，於是他決定不斷買空，刺激價格上漲，直至其他資力較差的投機家無力繼續買空，到了信用極限之時，他才以高價拋售。木平以為有機可乘，大贏在此一舉，也就毫無異議地繼續不斷買空。

可是大頭流的情形却就截然不同，他雖然也有雄厚的資力可以和周老三競相買空，但他會售給紐約廠家三千噸的四月力士合同一號烟花期貨，必須如期包落水交付，他不能不在這幾天內把所缺的一千多噸「塞實」，假定價格不斷攀高，將會蒙受嚴重損失，於是決定採取買空購買的兩面政策，但求市勢靜軟平穩，以免因漲價大吃虧，這與周老三的買空攀價政策完全相反。

於是他們兩人在無形中鉤心鬥角，膠價時起時落，令人難以捉摸，資力較小的投機家如墜五里霧中，而他們兩人却心照不宣。及至閉市時行情僅稍攀高一打里而已，這正說明他們兩人勢均力敵。

（未完）

熱帶的熱天

· 皇甫光 ·

寫好題目，想了一下，不覺好笑起來。在熱帶談熱天，彷彿我說是甜的一樣的沒有意義。不過，以一個來馬來亞還不到四十多天的「新客」，談談熱帶的熱天，究竟和說糖是甜的有點兩樣。那麼，我就談談熱帶的熱天好了。

我是二月二十五日到檳城的，當晚的悶熱使我不能睡覺，半夜醒來，滿身流汗。於是，想起南來前接到蕭遙天先生的信：「此間夜涼如水，可以安睡。論氣候，較香港好得多。我來此四年，體重增加三十磅。」

次日，晤蕭遙天先生，我告訴他一晚熱得不能睡，他笑一笑，說這是例外的例外。

一天一天的熱下去，大約熱了十來天，每晚別說蓋氈子，連薄睡衣也穿不住。我記得到檳城寫給妻子的第一封信上說：「熱了好幾天，白天，我像被關在一隻烤麵包的烘爐裏面；晚上，烘爐裏雖沒有再添煤，熱度卻沒有減低多少。」

後來碰到一位僑居這裏二十年的朋友，他說二月底和三月下旬的天氣，是檳城二十年來從沒有過的酷熱。

到了三月半，下過一場驟雨，天氣果然轉涼了。天雖熱，空氣却不像香港的潮濕，所以，「溽暑蒸人」四字，不適合描繪這裏的氣候。

過幾天又聽到朋友說，檳城最熱的日子是二月到四月。聽這句話，等於一個莫大的安慰。我想：二十年來最熱的那幾天，我依然穿長袖襯衫和白卡嘜布褲，結黑領帶，每天上三節或四節課。要是度過最熱的季節，這熱帶的熱天，以後的日子，比香港夏天更適合我的生活也說不定。三月半後，晚間真不能說它熱了。不管白天多熱，十二點上床，總得穿上府綢睡衣，半夜裏還得把毛巾被蓋着胸部和腹部，有幾天還蓋薄毛氈。

這裏的天氣，雖不比香港最熱的日子更難受，可是，這裏的天氣却減低一個人的讀書興趣。比如我在香港八年多，不管怎麼忙碌，每天總可以抽出一部分時間讀幾十頁書（讀書是我的習慣，吸收不吸收那是另一回事）。但來到檳城，除去教書和批改作文外，一頁書都沒有看。於是，我把這原因歸之於馬來亞的氣候。在寄妻子的第三封信上說：「一個讀書養成習慣的人，不知怎麼的，來到馬來亞，簡直沒有勇氣打開書本來看。要是這樣下去，不消三年，除了教書，什麼事也不會做了。這是馬來亞的天氣不讓我讀書，不是我不求上進。」

前幾天，爲了課文上的一個字，我要查考它的古義，辭海和說文解字註，都不能使我滿意，手頭上

正好有一部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那個字的古義雖不會得到滿意的答覆，無意中翻開這部書的後叙，讀到這樣一段話：

「先生（朱駿聲）於學無不窺，七百八十三座之星，能指而名之；九章之術，能推而衍之；十經之義，則淹而通之；三史、十子、騷、選，皆熟而誦之。」

我看了，不覺臉紅起來了。當天晚上，我誓要恢復在香港讀書的習慣，隨手拿到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晚就讀完三分之一。那天晚上，爲了這件事使我失眠，我想到許多不相干的事，比如我初來檳城，心情當然不安定，加上教課又忙，短期停止讀書，或者是必經的階段。若把這原因推到馬來亞的天氣，一旦成爲深不可拔的觀念，那可能把我多年養成的習慣，徹底的革除了。

從此，我不再以天熱爲藉口，婉辭朋友們的約稿。好像是十天前吧，接徐許先生函，知道他主編的「論語半月刊」第一期已發稿，他要我在百忙中替第二期寫一篇稿子。當天回信說天氣熱，功課又忙，要等到四月六日考試完畢，把三班作文和國文測驗卷子批閱完了，纔有時間寫稿。最快也要在四月半左右纔能把稿子寄出。前幾天，我看到「說文通訓定聲」的後序，一時

發奮，第二天就利用上午兩節沒有課的時間，寫了一篇短文，提前寄給「論語半月刊」。所以，我說馬來亞的天氣，它並不能影響或改變我原有的習慣。

以我這個「新客」親身體驗到的馬來亞天氣，如果和在香港得自傳聞的比較一下，那是截然不同的。我願意這樣說，馬來亞的天氣比香港更可愛！

馬來亞天氣令人可愛的地方，是晚間涼爽，十二點以後，至少可以使我们舒舒服服的睡眠。這一點，也許是造物善意的安排。有時我不免胡思亂想：假使這裏的天氣，要是沒有晚間的涼爽，白天的熱度到半夜也不消退，那會影響到居民的健康。拿現有的人口數字打個什麼折扣，雖不能隨意估計，我相信這半島上的人口是無法達到現有數字的。

我只有三十多天的體驗，觀察不深則有之，若說體驗有多天的錯誤，或者還不會有吧！

寫到這裏，忽然想起杜少陵的「夏日歎」的前半首：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力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

我想：馬來亞恐怕不會有過如「夏日歎」所說的苦旱。這樣說來，馬來亞的天氣，還能說它不可愛嗎？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檳城

畫漫的下筆岳丘

· 桑 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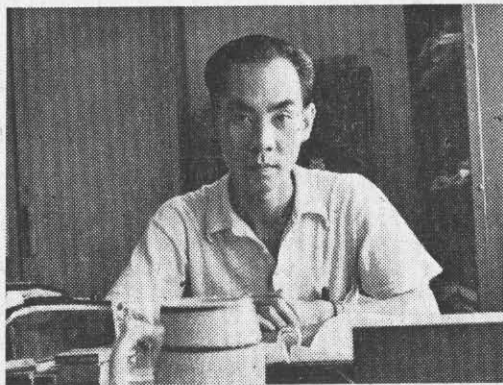
在馬來亞這片廣闊的土地上，能以漫畫聞名於時的人，為數恐怕是寥若晨星。統而算之，僅計：丘岳、龍亞、丁峯以及一龍等位。然平心而論，比較出色的漫畫作家，我想應當推丘岳先生為居首。

丘岳先生是馬來亞優秀的漫畫家，他現年僅是卅餘歲，但對於漫畫的偉大成就與貢獻，却盡了其全力的任務，此乃值得我們表揚和作為借鏡的。只要稍微注意報紙副刊或雜誌的讀者，對於丘岳先生的大名，我想總不會感到陌生了吧？他經常為各種報刊作畫，有時作品上的署名常用「丘岳」，但亦有選用其他的筆名發表。他自祖國南來，便開始從事他的文化及藝術的工作，多年以來，幾乎不曾離開過他所站穩的崗位，一直為馬來亞的藝術而努力。他曾在華聲報的一華聲「漫畫擔任編輯的職務；同時，還兼任一間華文中學的美術教席。一般來說，似此繁重的工作，定會發出長吁短歎或者叫苦連天呢！然而，可敬的丘岳先生，決不怨天尤人；反之，更加倍的努力，虛心的研究，在業務上雖繁忙了些，但仍創作了不少具有份量和深長意義的連續性漫畫。每當他的作品出現於報端時，都備受廣大讀者的讚揚與喜愛。他的作品表現的方法是簡潔、輕快、活潑。而且用筆雄渾，畫面所呈現的事物都栩栩如生，能使一般人一目了然，真正做到「雅俗共賞」的地步。

記得在去年，南洋商報的「商餘」副刊上，經常看到丘岳先生的「胡說八先生記事」，此乃屬於連續性的，但並非似小說的型式。至於內容大致描繪市民的醜態一面，把社會的否定現象予以強有力的諷刺；同時，亦把一些所謂「為了人民」的無聊政黨予以不客氣的嘲諷，而對於「下人君子」之流亦暴露無遺，堪稱一篇極有深長意義的優秀傑作。筆者是丘岳迷之一，因此，一大清早報紙一到手時，不用說，勢必先打開八人喜歡的「商餘」副刊，全神貫注至「胡說八先生記事」那裏去，一面看，一面笑，真是極有美味之感呢！筆者看完了以後，還介紹給親友們看，他們看後亦竟笑迷迷的，很是佩服作者描寫手法的高明。旋即，筆者便剪下來，並貼在名貴的簿紙上去，俾保存作參考之用。根據在南洋商報任職的朋友楊君語筆者稱，南洋商報當局曾收到不少讀者們的來信，信中多語加讚揚之詞，並要求不斷地刊登，有者甚至想認識我們的丘岳先生呢！從這些事實看來，我們不難得知，馬來亞的讀者，對於漫畫藝術的欣賞力，到底還是別具隻眼的。而丘岳先生作品的受到熱烈歡迎，亦可足見一斑了。同時，這亦証明了丘岳先生的創造「胡說八先生」這個人物是成功的。

丘岳先生是一位謙虛且多產的優秀漫畫家，其對文學的造詣亦很深，能寫出洋洋大文的理論。由於他的很有素養，因此，深博其友人及學生的崇敬與關心。其實，此亦一個優秀漫畫家所應具備的起碼條件之一。然而，可悲得很，在馬來亞的一般所謂「大畫家」之流，能有此種優良表現的，恐怕難得找到幾位。通常，有些人不是自封「天下第一」，那便是「人家都是抄襲我的」。似這種妄自尊大，目中無人的無聊作風，實在是使一般有心向上的人們所不能容忍的了！

最近以來，丘岳先生似乎沒有什麼創作問世，這大概是業務關係，以致未能執筆。但無論如何，筆者謹以誠懇的心，盼望着能再看到他的漫畫作品！



推薦「戰爭與和平」

· 白蒂 ·



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戰爭與和平」搬上銀幕，這是電影有史以來的最大成就，也是電影藝術最高超最完整的表現。

凡文學愛好者都知道托爾斯泰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作家，他的三部長篇小說「復活」、「安娜卡列麗

娜」、「戰爭與和平」，都是世界文壇的不朽名著。尤其是「戰爭與和平」，乃係數以千百計的世界名著中最偉大的一部。全書一百三十多萬言，分爲四卷及尾聲，共十七部三百六十二節；時代背景是一一八〇五年至一一八二二年俄國與拿破崙的幾次戰爭和直到一一二〇年的俄國社會生活及革命淵源，共達十五年之久。小說中的人物五百多人，地域廣達當年俄羅斯的每一角落和每一階層，從戰場到農莊，從喧囂的都市到寧靜的農村，從金壁輝煌的歌劇院、偉大森嚴的皇宮、花天酒地的俱樂部、以及奢侈淫樂的貴族府邸，迄至都市陋巷、牛欄、馬廐；充分表現了那個時代俄羅斯人的全面生活，他們的遭遇與願望，以及反映時代的趨向。正如批評家魯保克所說的：「戰爭與和平是一幅生活的繪圖，在它的偉壯和美上，從未被超越過。」

高植先生曾經告訴我說：「他爲了翻譯這一部書，曾經花費很長的時間重讀俄國的歷史、拿破崙的歷史、以及對俄國社會與托爾斯泰個人作有系統的研究。」前前後後，他花了二十年的功夫，到一九四八年才全部譯完。托爾斯泰自己也說過：「戰爭與和平」不是小說，也不是詩，更不是歷史，而是作者用他的現有的形式所想要表現的東西。事實上這是超等小說、史詩、歷史的傳說形式底偉大作品，純粹是不用傳說形式底不平凡藝術創作。假定僅僅對文學愛好抑是稍有文學根基而已，即想對這一部最偉大的著作完全瞭解，確是非常不容易。

改編爲電影搬上銀幕的世界名著很多，惟獨「戰爭與和平」最艱難。近數十年來會作比項嘗試的製片家達一百二十四位，花了許多心血和金錢，結果都未嘗成功。這一次由意大利製片家狄羅地羅蘭蒂斯主持，邀請名導演京維多及一百五十位副導演，名編劇家九人，和一些研究托爾斯泰的專家們，共同改編製作的這一部影片，確實可以視其爲空前的影壇瑰寶。

雖然這一部影片與原著尚有相當距離，但托爾斯泰「所要表現的東西」，它確能顯其精華表現出來。

這是一部以戰爭爲經，戀愛故事爲緯的文藝鉅片，場面偉大，色彩調和，情節緊張等等，固不待論。最難能可貴的是奧達莉赫本、亨利方達、米爾法拉、維多利亞奧士文加、安娜愛嘉寶、把娜塔莎、安德來公爵、阿納托、海蘭妮等角色演活了。娜塔莎是一個大動亂中的俄羅斯少女，戰爭、逃亡、愛情的糾葛，使她從天真無邪活潑可愛的少女變成爲歷盡滄桑憂鬱沉默的少婦。安德來公爵是形將沒落的貴族階層的典型人物，厭

惡戰爭而又不能不獻身給祖國，對名利淡薄而又不能不以榮譽爲第一生命，甚且不能不爲榮譽而犧牲溫暖的家庭生活和愛情；安德來公爵的憂鬱，消沉和宿命論，正象徵俄國貴族階層的日趨沒落，米爾法拉表現得最深刻動人。彼埃爾雖然不是托爾斯泰的化身，但托爾斯泰對時代、社會、戰爭及人生的看法，却完全由彼埃爾表現出來；彼埃爾對一切表懷疑，不介入，因爲托爾斯泰認爲：「這個時代是那麼悲劇性的，它的事件是那麼富於重要性，它是那麼接近我們的時代，關於它有那許多不同的傳說，在研究它的時候，我發現了這個顯明的事實，就是「歷史事件的真實原因，在它們發生時，是我們的智力不能了解的。」

彼埃爾在保羅歐諾會戰中親自到戰場去觀察，這是托爾斯泰以藝術家的觀點去處理歷史事件，以藝術的手法去表現戰爭的真實情況，因爲他認爲「無數的人互相打仗並且殺死了五十萬人，這種事件的原因不是一個人的意志。……爲什麼無數的人互相屠殺呢？因爲這是那麼一種不可避免的需要，就是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人們違奉了基本的動物原則，這是蜂子在秋天互相屠殺時所違奉的，這使陽性動物互相毀滅。」而且他認爲歷史家根據戰事報告來處理歷史事件大都是虛偽的不可靠，「藝術家不能從這種來源裏取得什麼的。」所以，彼埃爾必須上戰場，也必須留在淪陷後的恐怖底莫斯科時，以及以俘虜的身份跟着拿破崙的大軍在飢寒交迫的雨雪中撤退，用以表現歷史事件的真實情況。至於彼埃爾在莫斯科，因法軍蹂躪俄女憤而與其搏鬥，這也不是基於歷史家所說的是俄國的愛國主義，而是出於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亨利方達了解「戰爭與和平」，了解「彼埃爾」，了解當時的俄國的時代情景，了解托爾斯泰的觀點，所以，他演得也最成功。

這是不論導演、編劇、男女主角、以及製作技巧都應該給予金像獎的名片。樣樣都好，所以用不着再花更多的篇幅去批評和介紹。

沈從文其人其事

柳風

在現代的中國小說家中，沈從文是以多產著稱的。他寫成的長篇、中篇以及短篇小說，筆者可以說出名書的就有三十多部，現在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找得齊全的了。另一方面，沈從文的小說可以說是真正的藝術品，他的文字功夫，已經構成他自己的風格，他的句法近於文言，但細心分析，却是修整的話語，句子簡鍊，「的一」字用得極少，有新鮮活潑之致。他的作品雖多，結構卻並不彼此雷同，運用文字的能力是很強的。

沈從文有大量的讀者，愛讀他小說的，幾乎不肯漏過一篇。中國作家中受他影響最大的是師陀，李健吾就會說過師陀生成一隻沈從文的手。蕭乾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作家，他的「籬下集」等書，都會受過沈從文的刪改，蕭乾也並不諱言，同樣是美好的短篇小說。

無論在寫作技巧方面，在產量方面，他都是中國第一流作家。但這個人却是自學成功的，他在四歲時母親就教他認字，六歲進了私塾，辛亥革命之後改入新式小學，十五歲時跑到辰州去當兵，不久升做文書上士。這位「小師爺」人極聰明，寫得一手好字，上司很喜歡他，跟着軍隊走遍了湖南和川東各地。二十歲時，他又忽然想進學校讀書了，上司樂意成全他，准他退伍，並且資助他到北京去升學。這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小兵，居然相進燕京大學，自然不會被錄取。他便住在北京的小公寓裡，開始寫稿，起初投寄報紙副刊，多半被退回來；可是他並不灰心，繼續努力，果然稿子有了出路，生活也有了辦法。幾年之後，燕京大學却要聘他去當助教，從前常常退他稿子的天津大公報，也要請他做文藝版的編輯，他拒絕了燕大，接受了大公報的聘請。當胡適做上海中國公學校長時，他又被聘為該校大學部的文學教授。

在中國文藝界，誰都知道沈從文和丁玲、胡也頻的交情，他們都是湖南同鄉，在未成名時，同在北京一起過苦日子。因此，有人說他們曾經搞過三角戀愛，而實際上他們是好朋友，據說三個人曾經睡過一張床，丁玲老是把背向着他，後來丁玲就和胡也頻正式同居了。在思想上，他和他的兩個好朋友也有着很大的距離，當胡也頻被槍決之後，他寫過一本「記胡也頻」，丁玲在南京坐牢的時候，他又寫過一本「記丁玲」。

他在中國公學做教授的時候，已經是名作家了。這個出自農村性情忠厚的教授，這時也想到了自己的終身大事，開始追求中國公學的「校花」，他寫了很多信給這位「校花」，却都像石沉大海，得不到回音。有許多

朋友勸他不要再做這件傻事情，要他放棄這個念頭。但他不管有沒有回音，還是繼續寫他的信。朋友們開始嘲笑他，他不管，耐心寫了三年情書，後來果然和他追求的「黑鳳」結了婚。據說沈從文的情書寫得很高明，態度是不慌不忙，內容是平平淡淡沒有一句肉麻的話，甚至全部的信裡沒有提過一個「愛」字。大約這就是大作家的手筆，的是不凡！不像現在一般人寫情書，總是死呀活呀的，親呀愛呀的，讓收信的人看了擔驚受怕，又出一身雞皮粒！

有人說沈從文在事業上和戀愛上的成功，全在一個「朝」字。決心成爲一個作家，稿子不斷退回來，也不灰心，仍然繼續的寫。死心踏地愛一個人，就不斷的追求，沒有回信也不管，功到自然成。換了別人，連三個月的心都不會有，何況三年！

沈從文已經有三十多年的寫作歷史，又是讀書極多的人，除了外國文沒有基礎，凡中文書籍，無論任何門類，都喜歡讀，數十年來真的是手不釋卷。所以，他沒有戴過方帽子，也沒有喝過洋水，鍍過金，却做了二十多年的教授。戰前是在青島大學，北京大學，抗日戰爭期間在西南聯大，聽說現今還在北京大學任教。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來稿如不願刪改，請事先聲明。
- 三，請在稿尾註明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筆名聽便。
- 四，如需退稿，請附郵票。
- 五，稿酬每千字五元至八元。
- 六，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



沈 · 從 · 文 ·

當兩人在竹子編成的筏上，沿了河流向下游滑去，經過了四個水面哨卡，全被他們混過，離目的地只差將近五里時，竹筏傍在一些水葦泥澤河邊上，滯住了。竹筏停止後，筏上兩個人皆聽到水聲汨汨在筏底流過，風過時葦葉沙沙發響。

羅易，××的部隊通信聯絡人，在黑暗中輕輕的聲音帶一點兒嘶啞，辱罵着他的年輕伙件：

「怎麼會事，平平，你見鬼了，把事當遊戲，想到這兒攔下，讓人家從堤上用槍子來打靶，打穿我們的胸膛嗎？」

那一個並不作聲，先是蹲着，這時站起來了，黑暗中河水泛着一點點微光，把這個人佝僂的影子略微畫出一個輪廓。他從竹筏一端走過另一端來。

「攔淺了，什麼東西阻住了。」從聲音上聽來這人還只是一個小孩子。

話說完後，這年青人便扳着他朋友身邊那把小槳，取那竹篙到手，把這竹筏試來左右撐着。水似乎的確太淺了。但近水聲汨汨裡，知道這裡的水却是流動的，不應當使這竹筏攔淺的。故兩人皆站了起來，把兩隻竹篙向一邊盡力撐去，希望這一片浮在水面的東西，能向水中蕩開；兩人的篙子皆深深的陷在岸軟泥裡，用力時就只聽到竹筏受擾作聲，結果這一個竹筏還是毫不移動。他又把篙子抽出向四面水中划着，看看是不是筏前後有什麼東西擋着絆着。一切都好好的，四面是水，水在筏底筏旁流動，除了攔淺，找不出一個更近人情的理由來。

照理這一片竹筏是不應當攔到這裡的。羅易帶點焦躁埋怨他的年輕同伴：

「還有五里，真是見鬼！應當明白，這是危險的地方，人家隨時把電眼照，就壞事的！」

那一個永遠不知恐怖不知憂愁的年輕人，一面默默的聽取這種埋怨，一面在筏上從腰間取下手槍子彈盒，捲起褲管預備下水去看看。

他從近岸一邊輕輕的跳下水裡去，在水中站定後，沉默的也是快樂的，用力推動竹筏。筏身在轉動中，發出嘎嘎聲響，如人身骨節作響時情形。竹筏似乎也在掙扎中，願意即早離開這兒。但底下似乎有什麼東西阻着，牽扯着，挽留著，雖然可以稍稍轉動却不能任意流走。

在筏上那一個說：

「輕一點，輕一點，我知道你氣力很好的。你把衣服脫下來，試用手沿了這竹排各處摸去，看看是什麼鬼擋了我們的路。一定有一個鬼，一定有的。」

年青人笑着說：「一定有的罷，那好，讓我來……」

這伙伴在水中當真就沿了竹排走去，伸手到寒冷的河水裡去，遇到縛筏的葛藤纏縛處，就把全個身子伏到水中，兩隻臂膀伸到筏底去時，下巴也接近了水面。

河中水並不深，却有很深的污泥，拔腳時十分費力。慢慢的，他走到筏的另一端用另一葛藤纏縛處，手中忽然觸着了一件東西，圓圓的，硬硬的，一個磨石，另外是一些繩子，衣服，一個冰冷的傢伙，年輕人用驚訝混合了快樂的聲音輕輕的叫了起來。

「呀，見鬼，這裡就有個鬼！原來是牠！」

「怎麼的？」

他不即作答，就伸手各處摸去，撈着頭髮了，觸着臉了，手臂也得到了，石磨同身體是為繩子縛在一塊的，繩子挂着筏底，河中另一木樁又下深深的陷在筏底竹罅裡。竹筏不動的原因就只這麼會事了。年輕人輕輕喊着：

「一個東西，搗我們的亂。被石磨縛着沉到這水裡的！」

筏上那一個就命令說：「拉開他。」一面聽到遠遠的雞叫，又焦急的輕輕罵着：「見鬼的事，活下來不濟事，被人好好的在你頸上懸一副磨石，沉到這兒，死了以後還來搗我們的亂。」因為見到在水中那一個許久許久還不解決，就拉出身邊的刀來，敲擊筏邊：

「平平，平平，伸手過來，拿刀去砍罷！若那隻鬼手攀緊我們的筏，把牠的手砍去。不要再挨了。還有五里，這裡是一個頂危險的地方……快一點，……溜刷一點。……」

年輕那一個想着「手攀緊我們的筏……」筏上那一個急性處，使他在水中笑了。

刀在水中微撥動水聲，竹筏轉動了。一會兒，水中那一個，又用肩抗了竹筏的一頭，儘力想把竹筏舉起。彷彿年齡太輕了，力量太小了，竹筏就只轉動着。

竹筏能轉動，却不能流動。原來河中那個木椿，正陷在竹與竹之間罅穴裡，木在水中筏底，刀砍不易着力，若欲除去，除非把竹筏解散，重新編排不可。

時間不許兩人作這種從容打算。這竹筏本來到了下游浮橋附近時，不能通過也仍然得棄去的，因此，在筏上那一個，雖然十分焦躁，罵着各樣的話語，又用各樣話語恐嚇着水中那一個，以為一切錯誤完全由於他，且以為只要回到××就得報告執行部處罰這疏忽職務的行為，但水中那一個却只簡單的提議：

「從早路走我們才可以在天明以前趕到。」

「從早路走我們就及得儘魔鬼在我們頸子上懸一副磨石。」

「難道怕那東西就不趕路了嗎？」

兩人之中年輕的一個事實上終於佔了勝利，兩人把兩隻連槽盒子槍，兩把刀，以及一些別的東西，皆從泥淖極深的河邊搬到了堤上，慢慢的在黑暗中摸索爬上了高堤。到了堤上兩人皆坐在路旁深草裡，估量去目的地的遠近。河中兩人走過了兩次，却皆是在黑夜裡，沿河走去還極其陌生，尚不知要經過多少小溪同澤地，尚不知道必需經過多少人家多少哨卡。天是那麼黑暗，兩人想從一顆所熟悉的星子，或別的任何東西辨識一下方向皆不可能。身邊雖有一個雷筒，可以照尋路徑，但黑暗在週圍裹着，身旁任何一處，似乎都有一些眼睛同一個槍口，只要發現點點光亮就會有一夥子彈飛來。一被人發現，就不容易通過，只能以命換命，所有職務得由第二批人來冒險了。

兩人稍停頓了一下，因為在堤上走路危險成份太多，知道堤岸沿河還應有小道可走，幾天來河水退了不步，小道一定很好走路，且說不定還可以在某一時得一隻小船，故又下了高堤到河邊小路上去。時間實在也不能再遲了，因此，兩人不顧一切向前走去。

兩人從一個泥灘上走了許久，又走進了一片澤地，四圍小徑

皆是葦子，故放心了一點。進葦林後他們只覺得腳下十分滑澤，十分潮濕，且有一股中人欲嘔的氣味，越走氣味越難聞。

「一定在這路上又輪得有一個，小心一點，不要為這傢伙絆倒。」

「我忘記摸摸我們筏底那一個身上了，或是我們的伙計！」

「不是我們的，你以為是誰的？」

「我知道第七十四號文件是縫在褲上的，十三號藏在一枝捲烟裡。還有那個……」

「小心一點，我們還在人家籠裡，不然也會爛到這裡的。」

羅易因為覺得死屍一定就在五尺以外了，正想把電筒就地面視察一下。

性格快樂年紀極輕那一個，忽然把他老伴止住了。兩人凝神靜氣的聽，就聽到河中有輕微木槳撥水聲，在附近很勻稱的響着。他們所在地方去河不過五丈，却隔了一片稠密的葦林。兩人皆知所處情形十分危險，因為這一隻船顯然不是自己一方面的，且顯然是在這河港中巡邏，繳截××兩方聯絡的。倘若這隻船在 upstream 一點，發現了那個竹筏，檢查竹筏時復發現了堤旁泥澤地上分明的腳跡，即刻跟蹤趕來時，一切就只有天知道了。

幸好兩人上了岸，不然在河中也免不了賭一下命運。

這時節，不知爲了兩人所驚嚇，還是爲了河面槳聲所驚嚇，葦林裡有一隻極大水鳥在黑暗中鼓翅衝向空中，打了一個無目的的大轉，向對河飛去了。於是聽到船上有人說話，似乎已疑心到這一片葦林，正想要把船泊近葦林，但過不久，却又逐着水鳥飛去的方向，仍然很勻稱很悠閒的打着槳向對河搖去了。

當兩人聽到船已搖近葦邊時，皆伏在濕潤的地面，掏出手槍對準了槳聲所在的一方，心裡沉沉靜靜。到後船遠了，危險過去了，兩人在黑暗中伸手各過去握着了另一隻手，緊緊的捏了一下。

兩人不敢失去一秒鐘的機會，即刻又開始前進。

走過去一點，屍氣已觸鼻，但再走幾步，忽然又似乎已走過這死屍了。這死屍顯然並不放在小路上，却是倒在左邊葦林叢中的。

羅易被他的伙伴拉着了。

「怎麼？」

「等一等，我算定這是我們第七十四號的同志，我要過去摸摸他，只一分鐘，半分鐘。」

這伙伴不管那頭目如何不高興，仍然躬着腰迎着氣味所在的

方向，奮勇的向深密的葦林鑽去，還不過半分鐘，就又轉身回來了。

「我說是他就是他。那腐臭也有他的性格在內，這小子活時很勇敢，倒下爛了還是很勇敢的！」

「得了什麼？」

「得一手蛆。」

「怎麼知道是他？」

「我把那小子縫了文件的領子拉下來了，我一摸到領子就知道是他。」

「你們都是好小子。」

兩人重新上了路，沉默的，茫然的，對於命運與責任，幾乎皆已忘却，那麼在黑暗中邁着無終結的大步。

葦林走盡後，便來了新的危險。

前面原來是一個轉折山咀，為兩人在所必需經過的地方。若向山下走去，將從一個渡頭過身，遠遠的有一堆火燎，正證明那裡有人守着；若向山上走，山上是一條陌生的路，危險可太多了。兩人不能決定從上面還是從下面，就因為兩方面皆十分危險，却不知道那一方面可以通過。

多一秒鐘遲疑，即失去一秒鐘機會，兩人因為從黑暗中看火光處，較敵人從火光中看黑暗方便，且路途較熟，到不得已時還可盪水過河，故直向有火光的渡頭走去。到較近時方明白火堆並非燎火，業已將近熄滅了。年輕人眼明心慧，大膽的估計，以為那地方不會有一個人，毫不遲疑走過去。那年長的却把他一把箴着了。

「平平，你見鬼了，還走過去嗎，不能再走了！」

「你放心，那一定是駐在山咀上的鬼下河邊去上船時燒的火，我們先前不聽到一個小船的槳聲嗎，即或是有意放下的火燎，也是虛張聲勢的火燎！」

依然又是年輕人佔了勝利，走近火邊了，恐怕中計，兩個人小小心的伏在堤邊，等了一陣，方慢慢的同兩隻狗一樣爬過去，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兩人過了火堆，知道過了這山咀轉過去後就是一片長長的平路，傍山是一片樹林，傍河是一片深草，一直到快要接近××時，纔有新的危險，故膽氣也大多了。兩人於是沿了大路的草旁走去。

走了一會，先是年輕伙伴耳朵聰銳，聽着大路上有了馬蹄聲，後來那一個也聽着了。兩人知道一定是魔鬼送信騎馬過路，兩

人恐怕這騎馬信差帶有狗，嗅得出生人氣味，故趕忙爬上山去，胡胡亂亂帶着一點點影子，爬了許久。不過一會兒，馬蹄聲果然臨近山下了，的的的踏着不整齊的青石山路，馬蹄鐵打擊着石頭放出火花，馬嘴噴着大氣，上面伏着一個黑色影子，很迅速的跑過去了。

兩人從山半走回路上時，羅易扭壞了一隻腳。

但兩人知道非早一點通過××最後一段危險不可，幾幾乎還是跑着走去。

到了危險關隘的附近，聽到村雞第二次叫唱，聲音在水面浮着。

兩人本應向河下走去，把槍埋到岸邊葦林裡，人向河水中浮去，順流而下，通過了浮橋，不過半里就無事了，但羅易已經把脚扭傷，浮水能力全已失去了。若不向水中浮去，則兩人應從山頭爬過去。這山頭道路既極陌生，且山後全是削壁，一跌下去生命即毫無希望可言；即或不跌下去，若已為山頭哨棚所發現，走脫的機會也就很少。但兩條路必得選取一條的。

年長的明白難關近了，有點憤怒似的同他的伙伴說：

「平平，這是鬼做的，我也應當爛到這裡，讓下一次你來摸我的領子了。我這隻腳實在不大好，到水中去已不濟事，咱們倆各走一邊好不好？你把槍交給我，你從水裡去，我慢慢的從山路摸去。」

「這怎麼好？脚既然壞了應當同你在一起，我們即刻上山罷，要爛也爛在一堆！」

那一個忽然生氣似的罵着：

「你有權利死嗎？你這小鬼。我們能兩人爛在一堆嗎？聽我的命令，把槍給我，不許再遲延一刻，知道了嗎？」年輕人不作聲，羅易就又說了一遍，年青人方低頭的說：

「知道了。」

年輕人一面解除帶子，一面便想：「一隻腳怎麼能從那山上爬過去？」故答雖答應了還是遲疑不決。羅易明白他的同伴的意思，知道這小孩子同自己共事經過危險已有若干次，兩人十分合手，現在從山路走的危險，小孩子意思決不願意讓他老朋友一個人走，但事實上又非如此處置不可，故把聲音柔和了許多，安慰着這孩子。

「平平，你放心從水中下去，不要為我擔心，我有兩枝槍，可以討回他幾隻狗命，你冒一點險從這條路走去好了。你的路也

很危險，到了浮橋邊時，若水下已有了鐵網，還得從浮橋上過去，多艱難的一件事！我打這兒上去，我摸得到路的，我到了那邊可以把這枝槍交還你，一定交還給你，我們等一會兒到那邊見，等一會兒。」

說的同聽的皆明白等一會兒原是一句虛空毫無憑據的話。這人一面說一面就去解除他年輕同伴的槍枝，子彈盒皮帶，一解了下來又好好的掛在自己身上，把手拍拍他小朋友的肩膊，說了兩句笑話，並且要親眼看他同伴跳下水後自己纔走路。年輕人被他又專橫又親切的老伴，用嚴格紀律同友誼上那分誠實，逼迫到他溜下高堤，向水中走去，不好再說什麼話。

河水冷冷的流着。

年輕人默默的游到河中心時，同那個站在岸旁的老伴打了一個知會，摹仿水鳥叫了一聲，即刻就有一枚石頭從岸上拋來落在身旁附近水中。兩人算是有交代，於是分手各自上路了。

年輕人很小心向下游去，心中總不能忘記他的同伴。快到浮橋時，遠遠的看到浮橋兩端皆有燎火煎煎的燃着，火光倒映在水上。浮橋為魔鬼方面把一些小柴船高船用粗鐵絲縛而成橋，兩端皆有守護的人，橋上面也一定安置得有巡行步哨。他只把頭面一部分露出水上，順了水流漂游下去，剛近到橋邊，担心到水面萬一有了鐵絲網應當如何過去，正計劃着這件事，只聽到嶺上有聲槍響，接着又是一聲，從槍聲中他知道這是對方的步槍。槍響後還不會聽到朋友盒子槍的回聲。但極顯然的，朋友已被人家發現了，正在把他當作靶子用槍打着了。他這時從兩岸火光微明裏，明白自己已流到了離橋不遠兩丈左右了，只好鑽入水底，過了浮橋纔再露出頭面。幸好河中並不如所傳聞有什麼阻攔，過了浮橋三丈以外，這年輕人把頭露出換氣時，耳邊已聽到盒子槍剝剝剝的響了七下，另一種槍便停頓了。但幾乎是即刻的又聽到了別的步槍聲音，於是盒子槍又回敬了四下。

後來又聽到步槍零碎的響三下，隔了許久才又聽到盒子槍響了一下。且聽到浮橋燎火堆處有呼嘯聲音，浮橋面上有電筒的光在水面閃爍着，年輕人重新把頭沉到水中去，極力向下游去。

第二次露出頭面時，一切槍聲音沒有了。

年輕人身下是活活的沉默着的一江河水，四圍只是黑暗，無邊際的黑暗，黑暗佔領了整個空間，且似乎隨了水的寒冷，在浸入年輕人的身體。他知道再下去一里，就可以望到他們自己的燎

火了。

他用力泅着，向將近身邊的光明與熱奮力泅去。……

「口號！」

「十一——九，用包頭纏腳。」

「一個嗎？怎麼一個？」

「問你祖宗去怎麼只來一個。」

「丟了嗎？」

沒有回答，只聽到年輕人就岸時雙手拍水聲。

本刊舉辦「馬來亞一日」徵文辦法

本刊為響應第八次文藝座談會提倡報告文學的創作，決定舉辦「馬來亞一日」徵文，辦法如下：

一，定期本年五月十六日為「馬來亞一日」。

二，請各階層讀者把這一日的遭遇和生活動事用記敘文體裁寫下來，不必顧及文字工拙，但求真實、生動便可。

三，每篇限一千字至四千字，但特殊者例外。

四，本年六月五日截止收稿。

五，本年六月廿五日在本刊發表。

六，不限名額，不分等第，稿費按千字十元計算。

七，來稿請寄新加坡信箱二〇三四號，並在信封上註明「馬來亞一日」字樣。

八，除非附有郵票及寫明地址之信封，恕不退稿。

文訊



(一) 世界

但尼西·威廉 (Tennessee William) 的新劇作「Camino Real」，由倫敦國際劇作者劇社獲得首演權，於四月八日在倫敦孔雀劇場上演，導演彼得·荷蘭 (Peter Hall)，主要演員有典娜·維雅 (Diana Wynyard)，丹荷·伊略特 (Denholm Elliott) 舍利·安卓士 (Harry Andrews) 等。但據倫敦時報批評：該劇作僅表現了劇作者本人的狂想，忽略了客觀現實。

畢加索從未展視於人的一部份作品，於四月九日應蘇格蘭首府愛丁堡舉行的法國週 (French Fortnight) 之邀，於愛丁堡法國協會展出。

倫敦方面最近出版之新書如下：

- (一) 基利爾德·漢萊 (Gerald Hanley) 之小說「無愛」 (Without Love)，聽者雜誌譽為「有深厚感情及卓越技巧之作」。
- (二) 史都華·柯勞伊特 (Stuart Cloete) 以非洲為背景的小說「瑪貝」 (Mamba) 已問世。
- (三) 珍·卡勃麗斯 (Jean Cabries) 所寫的「雅各」 (Jacob)，由基利爾德·荷浦金斯 (Gerald Hop Kins) 譯為英文，格勞斯高消息報評為「具有驚人之力及寬度」。
- (四) 艾銳克·威廉 (Eric Williams) 的一本巨著「安全與自由」 (Complete and Free) 已出版第六版。

日本作家 Shohhei Ooka 之著作「原上火」 (Fire on the plain) 已譯為英文本，被譽為「超越的戰爭記錄」，以及為一九三九年至四五年間戰爭的最正統的圖畫，與「西綫無戰事」具同等價值。

(二) 星馬

新加坡文藝作者，大都在教育界和新聞界服務，本年度開始，作者們的工作崗位也略有變動，除南洋大學凌叔華、羅慕華、師範學院葛芝青、李汝琳仍在原校服務外，丘絮絮、鄭子瑜、苗秀、方天在華僑中學，江陵、曹兮在華義中學，范常夫在公教中學，連士升、楊守默在南洋商報社，魯白野、任寧、端木玲在星洲日報社，謝克在南安學校。此外，青年作家周榮、杜紅、苗芒均於本學年入南洋大學攻讀。

「集愚集」作者馬摩西仍在柔佛州宗教部服務，近努力從事翻譯埃及小說，計譯出埃及大作家芥瑪蒂及穆安奈斯之作品，已有三十萬言。作家汪依籐、蕭遙天二人，本年度仍在檳城鍾靈中學任教。香港作家皇甫光近亦應鍾靈中學之聘，來馬執教。

星洲南大書局出版之文藝叢書，計已出版者，有苗秀之「年代和青春」(小說)，謝克之「困城」(小說)，鍾祺之「自然的頌歌」(詩集)，高寧之「黎明的海岸」(詩集)，趙度之「草窗隨草」。

(三) 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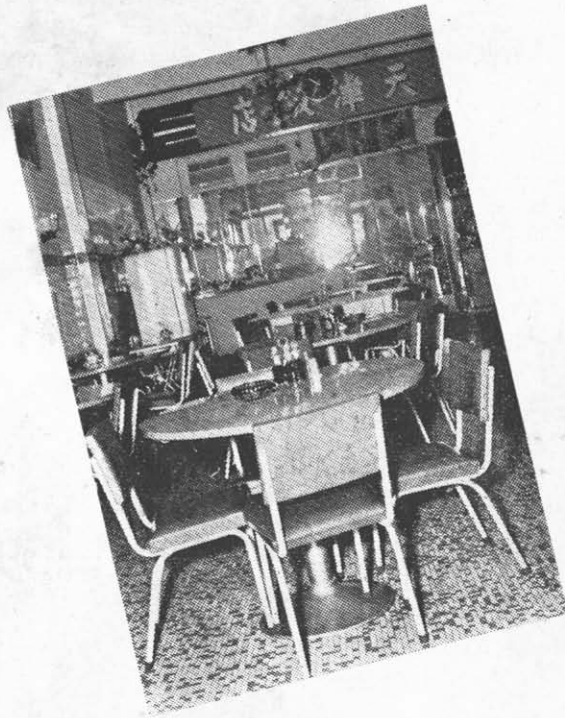
香港中國筆會，最近有幾件值得注意的消息：

- (一) 香港中國筆會推著胡適先生為一九五七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胡氏領導白話文運動，對於近代中國的語文改革，有不朽的貢獻。胡氏近著「丁文江傳」，是傳記文學的傑作。
- (二) 世界筆會九月間將在東京舉行大會，香港中國筆會已接到通知，該會決定選派十二位代表參加。代表陣容除香港作家以外，並約請在台的中國文壇宿將梁實秋、黎烈文、蘇雪林諸氏參加。
- (三) 香港中國筆會出版的「世界文學」季刊，為海外內容最嚴肅的文學刊物，已出版兩期，在各地銷路甚佳。第三期春季號，已編排就緒，即將問世。

最近香港又出版一份雜誌，名為「論語」，由徐訐主編，內容輕鬆幽默，頗可一讀，現該雜誌已運抵星馬出售。

天津飯店

新加坡鈕嗎吉律一六一號(南天後面)



正 宗 京 菜
名 廚 主 理
冷 氣 設 備
招 待 週 到

賽克玲洗衣乾洗廠

廠址：新加坡例打律二十七號

一，真正乾洗，完全利用機器以礦物油洗滌，不但鮮艷如新，而且絲毫不損壞質料。
 二，蒸汽熨燙，絕無熨焦或燙黃之虞，久穿亦保持筆挺，永不走樣。
 三，衣服經接觸空氣，則附沾各種細菌，唯經礦物油洗滌，始能將細菌掃數殺滅。
 四，全部工作科學化，既衛生清潔，取價尤為公道。
 五，專車接送衣服，交件迅速，服務週到。

電話：
二二六八〇九九
三六八〇九九